

人事部

謁見先容簡傲知人昧於知人知已不見知揚善
 隱惡求莛求衰富貴貧窮微賤禍福樂禍
 嫁禍解紛施恩報恩感恩負恩報讐言快讐言
 報怨不脩舊怨不忘舊怨陰報
善報惡報
實數附

學文別集

1273

164160
836



4 3
164
36

古今事類彙編卷之二十七

禮部 祝壽 和文 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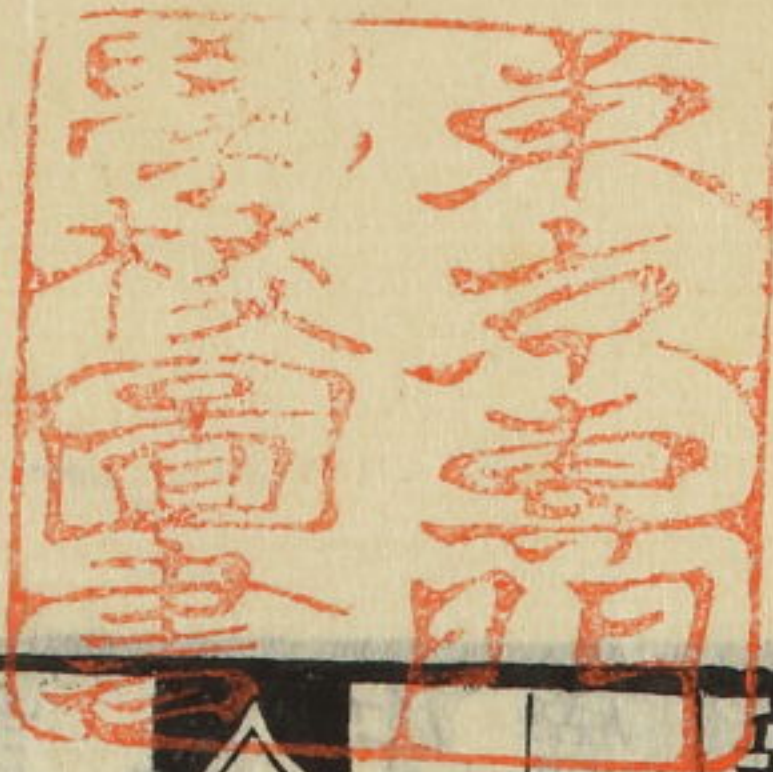
禮部 禮儀 子加 刑

八事部

謁見 六容 備錄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利
268
36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七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人事部

謁見

先容 簡傲

羣書要語 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以帛書故謂之名紙唐李德裕貴盛人務加禮改具街候起居之狀故謂之門狀續世說涓人如謁者涓潔主繫除之人也陳勝傳注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詩願望履幪下莊子侍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莊子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

口將言而囁嚅韓送李序君出我入若相避然韓文野渡斷
橋非寇平仲訪魏野之便中路破居非幸周公會許男之所揚
誠齋與周益公書先容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莫
不按劍相軋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困離奇而為
萬乘器者以左右為之先容也鄒陽書

詩句有客叩我門繫馬門前柳君來不遇我我去不逢君唐

詩肯訪浣花老翁無與奴白飯馬青芻杜公卿朱門未開鎖我

曹已到肩相隨杜玉川先生洛城裏杜門不出動一紀勸參留

守謁大尹言語纒及輒掩耳韓侯門見說深如海二十年來掉
臂行邵康節

古今事實

握髮吐哺

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
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
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爾之魯戒無以國驕人世家

矚亡往拜

陽貨矚孔子之亡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而往拜之

來謁無益

穰侯謂王稽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

難見如鬼

蘇秦曰楚國之食貴於王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戰國王難
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王炊桂因鬼見帝戰國策

乃肯臨臣

漢韓信為淮陰侯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伍

幸肯臨况

田蚡傳將軍乃幸肯臨况魏其詳見飲酒門

掃門求見

漢書魏勃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常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恠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以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

百騎造門

爵祿不相貴以禮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為故東方先生居蓬戶

空亮之中魏公子以百騎造之太丈夫相知何必接塵而遊垂髮齊年哉東方朔與公孫洪書

內謁徑入

前翟方進內謁徑入注猶今之通名也

廼幸左顧

淮南憲王傳子高廼幸左顧注猶言在顧

間闕

前諸葛豐傳間何闕逢諸葛

躡履出迎

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聞雋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攝具劍佩環珞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

使解劍不疑曰劔者武備不可解更白勝之開門延請水冠甚
偉勝之躡履出迎

曳裾王門

鄒陽曰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
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不避寒暑

張湯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候謁值雨

漢樓護家居長安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罷朝欲
候謁王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至護家家狹小
官屬立軍下又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強諫

反用立閭巷或曰主簿諫商恨以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

望塵不及

後漢趙咨字文楚東郡人靈帝時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
敦煌曹鳳咨之故孝廉也迎路候謁咨不為留鳳送至亭次望
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
綬道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為時所重如此

半面之雅

後漢書應奉字世叔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
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
呼之

不喜造謁

後漢并丹字太春受業太學京師語曰五經紛綸并太春未嘗
修刺候謁人張敷問之曰臣性不耐造詣

不造一人

後漢許劭字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
喪妻還葬劭獨不往或問之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
峻則少通故不造也

且留東閣

漢朱雲成帝時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
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
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廼欲
相吏耶宣不敢復言

造門不見

後漢高彪嘗從馬融欲問大義融疾不見乃覆刺遺融書曰聞
高風為日久矣故不待介者造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叙腹心
之願不圖辭之以疾昔者周公兄交文武九命作伯以居華夏
猶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
見宜哉融省書大慙遣人辭謝追請徑去不還

不行報謝

張禹傳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

詣荀朗陵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廼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
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

未嘗候謁

井丹字大春博學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候謁人梁松請友丹不肯見後遂隱遁

昔負一刺

孟宗為豫章太守謂倉椽曰君昔負太守一刺寧識之否椽曰不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為官資運以刺詣君感見發遣何乃久屈耶吳錄

先謁其父

劉麟之尚書質素好道車騎將軍桓冲聞名辟為長史固辭冲嘗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枉駕先臨

宜先請家君冲愧請其父

請謁悖慢

後漢禰衡字正平孔融愛其才數稱於曹操言衡欲請操大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厚衡着布單衣踈巾手持三瓦椀杖坐太管門以杖撞地大罵吏曰外有狂生言語悖逆操怒謂融曰禰衡豈子孤殺之如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衡臨發眾人為之祖道乃更相戒曰衡悖逆無禮今因其後至咸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眾人莫肯與衡大號眾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塚卧者為屍屍塚之間能不悲乎

懷刺漫滅

稱衡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

造門叙舊見故交門

載刺盈車

郭林宗傳林宗名益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謁見遲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軌詣黃叔度乃獨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世說

不見黃生

黃憲字叔度同郡陳蕃周舉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

乘輿出迎

李膺有疾不通客唯陳仲弓來乘輿出迎之

名登龍門

荀爽嘗就謁李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廼得御李君矣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獨拜床下

後漢龐德公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河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堂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

事類彙編 卷之二十七 七 德壽堂村
拜堂下奔走供設德公還直入不知何者是客也

謁見異禮

後漢王符字節信安定人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問卿前在鴈門食鴟美乎有頃曰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驚還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一手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

道逢公謁

後种拂拜苑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

約來相見

劉
閣璋時王商與秦宓書曰貧賤困苦何可終身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曰僕曝背乎壠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翩翩林澤聽玄猿之悲吟蔡鶴鳴於九臯斯乃僕得志之秋何相苦之戚哉宓傳

不見弟

吳虞翻年十三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與書曰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竒之

題門作鳳

嵇康與呂安善每相思千里命駕後來值康不在嵇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而去喜不覺猶以為欣作鳳字凡鳥也為忍祇填

桓溫謀不軌，郗超為之謀主。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盱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耶？」其權重當晚如此。超傳

立鞭門幹

桓玄嘗詣王忱，通人未出，乘輦直進，忱對立，便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忱傳

前倨後恭

謝遏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衣，跣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後恭。」

賓不識主

劉綜欲候司馬徽，先使左右問其存亡。徽鋤園，左右問馬君所。

徽曰：「我是徽，頭面醜陋，問者罵之曰：『即欲求司馬公何等田奴。』而稱徽更刷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謝之。」別傳

問遠來意

晉范汪字女平，初為桓溫安西長史。溫征蜀還，復署為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朝，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之，後為安北將軍。溫北伐，汪以失期免為庶人。汪屏居吳郡，後至姑孰，見溫時方起，屈滯以願朝廷，謂汪請已，傾身望曰：「范公來，可作太常耶？」汪至，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端，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兄座故來視之，溫殊失望而止。」

記爵里刺

魏夏侯淵十七歲能屬文，讀書日千言。文帝聞而誦為賓客百餘。

人人奏一刺書具鄉里姓名世所謂爵里刺也客云之一寓自
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賞之

醉不能見

魏常林傳注時苗子德賈為壽春令蔣濟為治中苗初至謁濟
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恚恨刻木為人書曰酒徒蔣濟
置之墻下旦夕射之

倒屣出迎

魏王粲蔡邕見而奇之邕嘗眉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
至年既幼弱容短小一坐盡驚

候見不盼

宋關康之隱居南平昌顏延之等候見散髮被黃布帕席松葉

枕白石一塊而跣了不相盼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

入謁非是

齊張融欲謁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軍入門乃曰非
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取刺勿通

北齊李元忠初神武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葶濁酒奉迎神武
聞其酒容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酌壁脯食之謂門者曰本官
公招延賢為今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
復通門者以告神武還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上車取箏鼓之
長歌慷慨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爾宋乎神武
曰當貴皆由他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因進從橫之策

深見嘉納雞跡集

終日奔謁

何思澄天監間敕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遍略勉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以應選思澄重交結分書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刺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與狎處即命食有入方之婁護欣然堂之投晚還家所齎名刺必盡南史

不詣京尹

唐韋貴之為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劾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告曰子今日詣實明白賀者至矣貴之唯唯不往

不與俗交

南里先生陸龜蒙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請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內外如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佳無事時則乘小舟設蓬席簞一束書茶竈筆床釣具擢船郎而已所詣小不實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去山鹿駭走之不若自作傳

不見刺史

唐王績字無功絳州人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善士謁見

王適聞李將軍善士乃躡門曰天下善士王適願見將軍白事

韓愈誌。唐潘炎為翰林學士時。京兆君有故候炎。累日不得見。乃遺門者三百緜。炎妻劉知之。曰。豈有京尹願一見。遺以三百緜。其不可知也。乃勸炎避位。遺緜門者。

請見不語。

高士廉備禮請見朱桃推。與之語。不答。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具州。遂大治。

迎謁快快。

唐令狐峘為吉州刺史時。齊映觀察江西。按部及州。峘輕映。後出至迎謁。頗快快。語其妻。妻曰。君自視何如。人以百頭走。小生前。君雖不以此黜死。我成快。至。峘入謁。從容步進。不折首。屬戒器。映以為恨。擿峘事。貶衢州司馬。

溺於客次

五代唐趙鳳與于嶠俱在翰林。相善。鳳後為相。嶠以本名出。鳳上而不用。數非斥。時政尤訛。鳳銜之。因事左遷。嶠秘書少監。嶠因醉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辭以沐髮。嶠詬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去。吏白嶠溺於客次。且詬鳳。鳳以聞。明宗奪嶠官。長流。

見客問事。

李^訪_氏為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為政有何術業。時政有何闕失。_{李宗諤}

謁見遭沮

文潞公判北京。有在輔之者。新除運判。為入辨。急初。入謁。潞公

方坐廳事閱謁刺置案上不問入宅久之乃出輔之已不堪既見公禮之甚簡謂曰家人頃令沐髮亡見運判勿誅輔之沮其舊例監司至之三日府必作會公故罷之輔之移文定日檢按府庫通判以次白公公不答是日內外事並不許通輔之坐都廳吏白侍中家宴匙鑰不可請輔之所上奏付潞公有云侍中舊德故煩卧護北門細事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之語潞公得之不言一日會監司曰老謬無治狀幸諸君寬之監司皆愧謝因出御批以示輔之輔之皇恐逃歸託按部以出未幾輔之罷聞見錄

兩及吾門

輔之怒破梁閣庫環亦無從檢按也密劾潞公不治神宗批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敏中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

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曰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何如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啟之公曰其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自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警薄俗也名臣遺事

鄙其請謁

王沂公當軸尤抑奔競張師德久次館閣魯簡肅公盛稱張才德沂公以未識為解魯屢諷張見沂公始緣職事一往沂公辭不見張大悔恨他日中書復議知制誥魯曰無以易張矣沂公

曰張公器識德行足以當此但尚有請謁耳逾年方命掌誥滬

水燕談

野服見客見致仕門

禮有隆殺

元豐間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司
府官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為轉運判官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公
為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以為恨耶某當避之煥曰潞公所為
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
問公公曰吾未視府事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
司矣義問之復謂煥曰微君始有失於潞公也

布衣抗禮

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寮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乎立少
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喝相公尊重客
跋踏起退及富鄭為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送之及
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稱效之紀聞

遊謁有遇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
年孫生復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
動色曰毋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肯足矣文正曰吾觀子
辭色非乞客也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
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後十年有孫明復先生以春
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東軒

相見不言

東坡在黃州。邀一隱士相見。但視博舍不言而去。坡曰。豈非以身世為博舍耶。

飲酣不見

蔡文忠公齊。大中祥符。登進士第。為狀元。山東人賈同。亦名士也。與公同州。部累往謁。公值飲酣。不得見。賈乃留詩一絕云。聖君寵厚。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隨。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為慙。悔何追。公因此戒飲。

坐春風

侯帥聖云。朱公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于一箇月。

立寒雪

游揚初見伊川。瞑目而坐。予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同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近思錄。

一團和氣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見客端重。

劉忠定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也。

坐不交談

劉元城與人相見。終坐不肯交談。欲起。屢留之。然終不交談。或問之曰。人坐久必傾。久而不傾。必貴人也。朱語錄。

拜跪有禮

王貽孫字象賢溥之子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婦人不跪徧問禮官無有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始拜而不跪普問其所出對曰大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渤海國記以溥藏書萬卷貽孫遍覽之類苑

門題午字

李安義者謁富人鄭生辭以出安義於門上大書午字而去或問其故答曰牛不出頭耳此亦昔人題鳳之意 遜齋閑覽

因徐辟見

以下係先容

因景監見

黑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

請為紹介

平原君謂魯仲連曰勝請為紹介注相佑助也 史記

因介而見

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符融下見歎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

無先容

唐張行成曰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無先容也 本傳

沐髮不見

以下係簡傲 玉道子恬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為必厚待也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被髮而出據胡床

於庭中。曠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還。

自恃其貴

後魏任城王澄。子順。為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賓客。不肯為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恠懼。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謂眾曰。此見豪氣尚爾。况其父乎。澄聞之大怒。杖順數十。

古今文集

雜著

門不停賓

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

七十餘人。晉文公以沐辭。豎頭須。致有圖友之誚。門不停賓。為所貴也。失教之家。閹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為耻。黃門侍郎裴之禮。好待賓客。或有此輩。對賓杖之。僮僕引接。折旋俯仰。莫不肅敬。與主無別。顏氏家訓

上節度使書

房魯文粹

今之君侯。垂金印。結紫綬。處內則堂奧數仞。侍婢娟然。衣羅紈。鳴珥環。出聲能者。累百居外。則戟列重扉。介夫毅然。執弩矢。擁鈇鉞。侯指令者。數千。君侯目視飛鴻。氣如蟻蛭。而貢土布衣。有塵。饑童無色。寒驢竭塵。而來干謁。誠志業不作。氣容自若。且以干望為心。亦不能無愧。其望非望。飲醲齧肥。被鮮曳華。指捷乘駿也。所以望者。蓋砥行立名之流。非附青雲之士。馬得施於世。

其愧非愧布衣糲食饑童蹇驢也所以愧者彼何人也予何也

温公客位榜

司馬温公作相日親書榜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觀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於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喻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齊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其再拜咨白容齋隨筆

朱文公客位榜見致仕門

冠帶出謁

符舜功曰去歲初得官欲冠帶參先生以顯道言而止今思之亦是朱禮文公曰畢竟是君命良以笑曰顯道亦出世間法某幼聞劉諫議初仕時嘗冠帶乘涼轎還人事後又聞李先生云楊龜山初得官時亦冠帶乘轎還人事往往前輩皆如此今人都不理會其間有如此者遂晒之要之冠帶為禮朱語錄

與湖北陳提舉

楊廷秀

僕與執事出處不齊如相避然寸心歆然至今遺恨今乃欲以尺紙之敬抒中情之勤以納交於英蕩之未光前無契好後無介紹或者以為驟一則野人一則顯仕或者以為僭焉仰聞孔文舉與李元禮初無一日雅而文舉遠引仲尼伯陽之交以為世契元禮然之吾家德祖與公家孔璋同為子建之賓客非世

契乎豈曰驟之云乎張文潛與公家後山初不相識而以書
空交所謂朝陽之光在袖久矣者其書云耳則僕之尺書豈曰
僭之云乎太史公曰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古詩

贈張徐州謖

范彥能

田家採樵去薄暮方來歸還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
從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疑是徐方牧
既是復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物情棄疵賤何獨顧
衡闈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懷情徒草草決下空霏霏
寄書雲間鴈為我西北飛

嘲熱客

程曉

平生三伏時道里無行車開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
只今襍穢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頓感黍此何搖扇臂
中爽流汗正滂沱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呵

歐陽永叔王原叔二翰林韓子華吳長文二舍人同

過弊廬值出不及見

十二月七日

司馬君實

枯竹為門扉不可容車騎况如鄭廣文無甕藉宿位窮冬月破
千貫客聯玉戀傳騶肅里閭下場呼童稚問我何所往共留牆
上字見愚不知誰金章言照地既居鄉大夫恨莫親帚箠星躔
回已高麟距寧復致戢戢鄰巷居相見竊自唱豈料瘦老翁能
冷賢達至晉時蓬蒿徑安有此盛事

袖刺

劉彥冲

袖刺謁諸鄰徘徊寄心賞潭潭廣廈深咳唾生餘響茲邦懷地寶比屋誇雄敞何如蓬廬士貧賤安所養

高軒過

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厭響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元情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隴眉書畧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真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披言云李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韓文公與皇甫賢賀所作奇之因連騎造門求見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令面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傍若無人仍名高軒過二公大驚

尋山家

羊士諤

獨訪山家歇還添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雞
菜飛黃蝶

尋隱者不遇

魏野

尋真誤入蓬萊島香風不動松花老採芝何處未歸來白雲滿地無人掃

謁客

張文潛

入門投謁吏翩翩我非欲見禮則然異哉賓主無兩語客起疾走如避然我已不恭愧昔賢忍使塗炭朝衣冠人生暫聚鴻集川春風吹飛何後先

律詩

鄭果州相過

王維

斜日照殘春，初晴草木新。牀前磨鏡客，樹下灌園人。五馬驚窮巷，雙童逐老身。中厨辨麴飯，皇恐阮郎貧。

喜孫狀元訪

魏野

道同志貴賤，兩巷每來看。相見唯呼字，留題不着官。狂吟無所忌，靜話有餘權。却恨歸公署，茅堂會宿難。

謁華州李相不遇

唐平魯

老夫三百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正如閑看華山來。

謁李廓不遇

韋應物

九日驅馳一日閑，尋君不見又空還。惟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

流雪滿山

謝寇相公相訪

魏野

晝睡方濃向竹籬，柴門日午尚慵開。驚回一覺遊仙夢，村巷傳呼宰相來。中書兩入寇尚書，出鎮雄藩半載餘。棠樹陰中無訟聽，閑騎白馬到茅廬。

闍吏

司馬君實

弊車羸馬犯塵泥，愁到朱門徧徧辭。相國舍人雖驟見，將軍馬監豈相知。因循歲月勞何補，顛倒風埃厚固宜。惆悵東岡舊坡在，素心空負白雲期。

詩話

東閣不見

李商隱為彭陽公令狐楚從事彭陽之子綯繼有韋平之拜惡
 商隱從鄭啞之辟以為志家息疎之重陽日謁令狐綯不見商
 隱留詩於其廳事曰曾共山人把酒巵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
 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首宿空教楚客詠
 江籬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綯見之乃補太學博
 士尋為東川柳仲郢判官罷歸客榮陽卒唐詩紀事

獻其父詩

李吉甫之父微時以一絕投維陽都護宋甄太夫宋殊無意李
 後生吉甫吉甫節判青州有舉子吳武陵詣府投獻並不禮之
 武陵遂書前詩以獻吉甫厚賂之請為寢默詩曰十處投人九
 處違家鄉萬里又空歸嚴霜昨夜催入骨誰念高堂未授衣監

戒錄

典謁所阻

劉魯風投謁所知為典謁者阻因賦詩云萬卷書生劉魯風烟
 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為通撫言

題屏萬朝

江南處士朱貞白善朝詠嘗謁一貴人不禮廳事有格千屏風
 貞白題詩云道格何曾格言糊又不糊渾身都是眼還解識人
 無談死

託寢不見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吏報曰太祝方寢清臣因題
 詩于壁云公子乘閑卧絳厨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

事類彙編

卷之二十七

十一

德壽堂梓

不曾說當年吐哺無魏公見之曰吾知此人久矣竟有東林之選青鎖高議

懶謁朱門

李觀初為大學官因上言新法不使出通判處州題詩云十謁朱門九不開利名淵數日徘徊自知不是公侯骨夜夜江山入夢來

小嫌不見

陳希亮字公弼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東坡初擢制科筭書判官事吏呼蘇賢良公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謂入不得見故東坡客次假寐詩云謂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豈惟主忘客我今卒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見鬢髭雖無性

命憂且復忍斯須後九日不預府宴登真輿閣詩云憶弟恨如雲不散歸鄉心似雨難開其不堪如此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七終

事類彙編別集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三

德壽堂梓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八
三三三 復書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八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人事部

知人 昧於知己 知己 不見知

羣書要語子曰不患人之不知也為政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范睢傳聽之於未聞察之於未形而鑒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若功成事遂然後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霆而稱為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列子知已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不見知子曰莫我知也天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二十八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十四知我者希則為貴矣老子

詩句期君蟠桃枝千歲終一嘗山谷知已馬因回首雖增價桐

遇知音已半焦白集

古今事實

知人為難

皇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

舉直錯枉

樊遲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知賢不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時柳下惠為士師文仲知其賢而不

進達之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也

聞絃賞音

賈公使蔣幹說周瑜瑜先覺之謂幹曰吾雖不及斐曠聞絃賞

音足知雅曲也

知其必貴

何充嘗詣王導導以麈尾指床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座也及導

薨充參錄尚書事王珣與謝玄為相溫掾溫嘗謂之曰謝掾年

四十必擁旌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並本傳

誤天下蒼生

王衍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

馨見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號為冰鑑

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龐德公嘗謂德操為冰鑑

能知房杜

吏部侍郎高孝基稱知人見房喬曰當為偉器恨不見其登臺昂嘗見杜如晦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為棟梁之用

知其必叛

張九齡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似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本傳

知其內險

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盧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

家人性問其故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

為道出處

蘇子容丞相始為南都從事時杜正獻公方致仕居南都見蘇公大器之為道其平生出處本末甚詳曰子異時所至亦如老夫願勉旃自愛蘇公唯唯謝之徐度却掃

知人玉堂

熙寧間蘇公頌以集賢院學士守杭州梁况之以朝官通判明州之官道出錢塘公一見異之留連數月待遇甚厚既別復遣介至津亭手簡問勞且以一硯遺之曰石硯一枚留為異日玉堂之用梁公姑謝而留之元祐六年梁公在翰苑一夕宣召甚急將行而常所用硯誤墜地碎倉卒取他硯以行既至則面受

旨尚書左丞蘇某拜右僕射梁公受命退歸王堂方抗思命詞
涉筆之際視所獲硯則頃年錢塘蘇公所贈也因恍然大驚是
夕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政事堂語及蘇公一笑而已

心服二人

温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吕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
勇决皆予所不及心誠服之劉陳議集

寇丁相軋

寇萊公與一晋公始甚相善季文靖人為相丁公尚為兩制萊
公屢以丁薦公不可寇問其故文靖曰今已為兩禁矣稍進則
當國如斯人者果可當國乎寇曰如丁之才相公自度終能抑
之否文靖曰唯行且用之然他日勿悔也既而丁公秉政果傾

軋竟如文靖之言倦遊雜錄

知其秉鈞

王沂公知制誥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君識一吕夷簡否
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吕公方為太常博士在濱州文正
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
但以其奏請得之如不稅農器之類沂公姑應之及丁晋公敗
沂公引為執政卒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皆嗟歎以
為非所及龍川志

知王荆公

韓魏公嘗云吳長文奎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
太平唯長文獨語曰王安石心強性狠不可大用魏公別錄

獻可任御史中丞。莊對崇政殿司馬溫公密問曰：今日欲言何事，獻可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獻可正色曰：王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若在待從，猶可容置；諸宰府則天下受其欺。劉諫議集王安石始為政司馬，溫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及二十余年，無一不如公言。行狀：神宗將召用介甫，訪於大臣，爭稱舉之。張安道時為承旨，獨言：安石三為而辨用之，必亂天下。記聞

不以貌取

子路曰：澹臺季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幸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辨。相馬以重相士以居，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

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家語

不能擇人

叔孫穆子好善而不能擇人。襄二十九

知我者鮑叔。以下係知己

列子曰：管夷吾與叔牙二人相友。管仲曰：吾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吾有親也。吾常為鮑叔謀事，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不利也。吾常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不遭時也。知我者鮑叔，生我者父母。昔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食，不肉，藥，寤，戚患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士為知己者用，馬為知己者良。鮑子死，天下莫知安用，水漿雖為之，死亦何傷哉。韓詩外傳

伸於知己

晏嬰之晉至中牟見弊冠反裘負芻息於道側者嬰問曰吾子何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嬰曰何為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嬰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馱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嬰使人應之曰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曰臣聞士者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吾三年為臣僕人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為知己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今也見客之意遂以為上客

哭無知己

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與為善矣惟夫子知我左昭十三

惜無知己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墮垆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望而鼻不傷郢人立不笑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莊子

破琴絕絃

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泰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波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說苑

伯樂一顧

伯樂一顧

蘇代為燕說齊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一旦立市人莫知往見伯樂而顧之馬價十倍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為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為伯樂乎髡入言齊王大悅蘇子戰國策

行見其異
茅容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

感知不忘
羊曇為謝安所知安薨後撤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

幾至不遇
習鑿齒有才桓宣武器之味三十用為荊州治中謝朓曰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世說

莫知斯已以下係不莫知

子擊驚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束之高閣

殷浩才名冠世度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大車然後議其任耳度傲疑作傳

獻玉遭刑

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五人五人曰石則其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則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史記
遺絹不受

牛僧孺詣襄陽于頓求知頓以海客遇之牛怒而去後召客牛秀才發宋曰已去立命小將資書絹五百疋追之僧孺不敢對揖回幽閑鼓吹

自惜不遇

吉温常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難縛也 唐元紀

魏公不見知 又見詩話

韓魏公知揚州王介甫以新進士命書判官事魏公雖重其文學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數引古義爭公事其言迂闊魏公多不從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王介甫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介甫聞以為韓公輕已由是怨之 記聞

古今文集

雜著

送丘儒赴舉序

皇甫湜

吾居河陰丘生敲門請曰儒貴求知余謹自露願以是非賜決語其學如猗頓之富聽其音如清廟之樂觀其刻意勵行如秦商鞅之法而慎秦刑吾驚而與之遊踰年將闢其藝於洛下吾遠來洛下喻之曰子知市乎懷貝玉以之名都之肆未有不售者也擊而之三家之野未有不為盜困幸矣子將安真哉京師賢才市也一人不知子也他人知子一門不容子也他門容子子謹持其所有以往未有不成者也今子之類固少勢能移事者稀為一不知為一相移白變而復黑倒上而為下吾未如之

何矣生不信而試果因而見吾酌酒而賀之曰謹持貝玉以往之都市可矣日諾乃叙其行

答陳商書

韓愈

辱惠書甚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二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且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也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此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

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惟吾子諒察

與馮宿論文書

前人

昔楊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楊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雉書勝老子老子未定道也子雲豈正與若子爭強而已乎此誠未必為知雅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芭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譏然乎

古詩

詠貧士

陶淵明

仲蔚愛窮居，蓬舍生蒿蓬。翳然絕交遊，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此士胡獨然，寔由空所尚。介然安其業，所樂非窮通。人事固已拙，聊得長相從。

詩話

魏公不見知

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為僉判。每讀書，達旦略假寐，日已高，亞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荆公年少，意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君年少，毋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魏公非知我者。魏公後知荆公之賢，欲收之，門下荆公終不屈。如召館職不就之類是也。故荆公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為多。母曰韓

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詆之。及魏公薨，荆公有挽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輜，猶不忘魏公少年之語也。又入瓜步望揚州詩云：白頭追想當年事，幕府青衫最少年。

揚善

隱惡

附

羣書要語：京族稱孝，為鄉黨稱弟焉。語或輓之，或推之，欲無人得乎。襄十四借譽左右。鄒陽傳諸公譽之不容口。晁錯傳相與提衡言相提携也。杜周傳王潤金聲，蘭薰桂馥。賈王傳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自奴隸皆知其清明。韓文今子之來，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惜失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韓愈送王含序

隱惡

君子隱惡而

事類彙編卷之二十八

揚善中庸攻其惡毋攻人之惡語

詩句名聲荷朋友韓青真送吹嘘韓薦士詩順物無瑕疵

山谷

古今事實

曹丘掄揚見書問門

稱述多過

龐士元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恆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夷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則聲名不足企慕而為善者少矣今板于失在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厲不亦可乎無惜齒牙

謝眺好獎人才會稽孔閭粗有才筆未為時所知孔珪嘗命章讓表以示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本傳

吃吃不離口

韓愈答楊子書曰東野吃吃認足下不離口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親

耻言人過以下係隱惡

漢文帝躬修玄默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論議務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訖之俗易風流篤厚刑志

掩匿人過

曹叅見人有過掩匿覆蓋之本傳

事類彙編卷之二十八

陳遵入公府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請斥之太司徒馬營重
遵謂西曹此人太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

盜衣不言

宋褚彦回有門生盜其衣彦回遇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
門生慙而去之他

能蔽風露

齊王僧祐父遠時人為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能蔽風雨

書惡必封

韓魏公為相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必手封之人未嘗見

古今文集

古詩

贈秦少儀

黃魯直

秦少儀好為詩初不甚工既而以所業見山谷山
谷贈以詩當時多以為詩予之過然少儀錄此詩
思大發

汝南許文休 馬磨自衣食但聞郡功曹滿世名籍籍渠命有
顯晦非人作通塞秦氏多英俊少遊眉最白頗聞鴻鴈行筆皆
萬人敵吾早知有觀而未知有觀少儀袖詩來剖蚌珠的皪乃
能持一鏃與我箭鋒直自吾得此詩三百卧向壁挽來不能寸
推去忽數尺才難不其然有亦未易識

律詩

贈項斯

楊敬之

幾度見詩詩畫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

久說項斯

雜著 以下係隱惠

不顯臣過

賈誼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簞簞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污穢曰惟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其有罪矣猶未斥然正以疇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蒼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矣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池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

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抑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過子有禮矣

戒兄子書 見叔姪門

求比 依比同

羣書要語 寫與安羅施于松柏 頗弁周之東遷 晉鄭焉依 左隱

六皮之不存 毛將焉傳 左傳十四 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

擊之以葦若風至若折外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擊者然也 有

子 震風凌雨而後知厦屋之為憚也 楊子 攀龍附鳳並乘天

衢 西漢序贊 蚤蚤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

鴻翮則翔四海 四子講德論 以肺腑為相 如肺腑之相附着

也田蚡傳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休樹下則脫然而喜矣注楚人樹上大木小如車蓋狀為樾言多蔭也淮城狐社鼠晉紀杜廳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中山王傳穆蜂不攻杜鼠不熏其所託者然也韓信外傳

詩句兔絲附蓬麻杜願為雙飛燕啣泥巢君屋古詩依水類浮萍

等松如懸蘿潘安仁但得有錢留客醉誰能騎馬傍人門廬

秉一榻偶依陳太守羅隱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薛

薛麟詩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被受凍死亦足杜

古今事實

屬託邑子

前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道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屬託邑子兩人終日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為李將軍地

田蚡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將軍地乎詳見飲酒門

我獨有二夫

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二夫我獨有二夫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息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古今文集

雜著

凌霄花賦

梅聖俞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草有柔蔓，木有繁條。緣根兮附蒂，有葉兮
 敷苗。朱華燦兮上覆，本幹蔽兮不昭。嗟兮此木，幾歲幾年而至
 於合抱。夫何此草，一旦一夕而遂曰凌霄。是使藜藿蒿艾，慕高
 艷而仰翹翹也。安知蘋藻自繁，蕙蘭自芳，芙蓉出污而自麗，芝
 蘭不培而自長，或紉佩帶，或采頌管，或製裳於騷客，或登歌於
 樂章。故得為馨為薦，為嘉為祥，皆無附著，亦以名揚。奚必託危
 柯而後昌，吾謂木危多枯，風高必折，當是時，將恐摧為朽，莫不
 復萌蘖，豈得與百卉並列也耶。

古詩

兔絲

元稹

人生莫依倚，倚事不成。君看兔絲蔓，依倚荆。與榛荆，榛易蒙
 密，百鳥掠亂鳴。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縱橫。樵童斫將去，柔蔓與
 之并。翳蒼生，可耻束縛死。無名桂樹月中出，珊瑚石上生。俊鶴
 渡海食，應龍昇天行。靈物本特達，不復相纏縈。縈紫竟何者，荆
 榛與飛莖。

律詩

題木居士

韓愈

天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葉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更有無
 窮求福人。

求哀

求援

羣書要語同恤災危備救凶患左救人於危振人不贖太史公

自序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鄭昌書無公輔一言之薦

無左右為容之助中流失舫一壺千金鵠冠子哀窮悼屈韓文

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

全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欲其死者則將

大聲疾呼而望其人之救也韓文朝無一命之親路無面睥之

舊韓文歐陽詹哀詞

愧無鵝鷺姿短翮空飛還誰借羽毛雲路相追攀韋應

遺簪墮履應留念閉客如今只下僚羅隱

物

古今事實

肉袒求哀

楚子圍鄭二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狐不夫不能重君

使君懷怒以及於臣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

實海濱亦惟命其躬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

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

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宣十二

涸鮒求水

莊周貧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

金可乎莊周曰昨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

焉周問之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焉

焉

焉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曰

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知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求渡得脫

伍子胥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子胥幾不得脫追者後至江

上有二漁父乘艇知子胥之急乃渡子胥

佯死求脫

魏齊答擊范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卷以箚置廁中使客醉者更

溺之范雎謂守者曰能出我我必有厚謝守者乃請棄箚中死

人魏齊醉曰可矣周紀

匿布廣柳見避禍門

藏趙復壁見避禍門

舉幡救罪

鮑宣下廷尉王咸舉幡大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諸生者

者十餘人遮丞相孔光車不得行宣咸死一等

門生求囑

晉王襄字偉无城陽人門生為安丘縣所役求襄屬令襄曰卿

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且吾不執筆四十年矣乃

步檀乾飯兒負鹽鼓草屨送所役生到縣門徒從者十餘人安

丘令以為誼已出迎之襄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云門生為縣

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為羞

不知救已

王敦舉兵劉隗勸帝盡誅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周

顛將入導呼顛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
 導忠誠申效甚至帝納其言顛出導猶在門又呼顛顛不與言
 顛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
 導言甚至導不知救已而甚街之及敦誅顛而導不言後精檢
 中書故事見顛表救已流涕告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
 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顛傳

託鬼求援

晉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溫溫雖以友才學過人以其放誕許而
 未用同府有得郡者溫為坐叙別友亦被召至尤遲溫問友答
 曰中路見鬼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不見人送汝上郡友
 始怖終慙不覺掩淚溫後以為襄城太守

古今文集

雜著

論求援與報仇

王子晉云佐獲得嘗佐聞得傷此言為善則預為惡則去不欲
 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皆無與焉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
 憫况死士歸我當棄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
 之藏張儉孫嵩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
 罪其心瞑自至於郭解之代人報讐灌夫之橫怒求地游俠之
 徒非君子之所為也如有逆亂之行得罪於君親者亦不足鄙
 焉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已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理請
 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

三才類事別集 卷之二十一 十八 德書堂刊
冷腹不可熟當以仁義為節文耳 顏氏家訓

與韋舍人書

韓愈

天地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
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地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
之間耳無高山太陵曠塗絕險為之闕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
致乎水為擯顧之笑者蓋入九年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
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死
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以
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觀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
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
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

之命也知其有命而且鳴且號者亦命也

上李東簡相公書

柳宗元

某聞人有行道三塗之難墜于仇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
過之者曰千百人皆去而不顧然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俛首
深贖太息良久而去耳卒無可柰何然其人猶望而未止也俄
而有若鳥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
也號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
不可遇而幸遇焉又不追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
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某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
艱以陷大厄窮躋隕隊發為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
顧而去與顧而深贖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曰

聖文類聚別集 卷之二十八 十九 後言堂梓

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伏惟閣下
念墜者之至窮錫鳥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難致其
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復呼憤自
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
舉

古詩

旱魚詞上苗相公

姚鵠英華

似龍鱗已足唯是欠登門日裏腮猶濕泥中目未昏之鋤防蟻
穴望水瀉金盆他日能為雨公田報此恩

律詩

下第後寄池州鄭員外

杜荀鶴

省得蓬蒿修謁初蒙知曾不見生疎侯門數處將書薦帝里經
年借宅居未必有詩堪諷誦只憐無援遇吹噓而今足得成持
取莫使江湖却釣魚

新編言公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八終

新編言公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二十八 冬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九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九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人事部

富貴

羣書要語 爵以馭其貴 祿以馭其富 太宰 儒苟利於國家不求富貴 儒行 富與貴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里仁 邦無道 富且貴焉 耻也 迷而富貴 不能淫此之謂大丈夫 滕文 人亦孰不欲富貴 而獨於富貴之中 有私龍斷焉 公孫丑 志氣 脩 富貴 道義重 輕王公 文中子 平原君謂應侯曰 貴不與富

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戰國策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宋諸葛長民云富九五福二曰富洪範富家大吉家人

富潤屋大學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大學富而無驕易語十四為富不仁為仁不富陽虎云君子周急不繼富語小

人富斯驕驕斯亂禮記富觀其所不為文中子富觀其所與達觀其所好天寶知止者富老子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食貨志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同上今有無秩

祿之俸爵邑之入而比之者命曰素封史記貴貴者歸也謂物所歸仰汝穎言貴聲如歸往之歸說文用下敬上謂之貴貴萬

章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

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孟子今之得志者

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莊繕性重累印珥香貂乘朱輪勝衣則綺襦紈袴

通籍則玉璫青墀動則兩駟如舞坐則五鼎成列姜維張公碑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與嬰子其何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

常禍嬰兒常病傷於飽貴臣常禍傷於寵也裴論潛夫論一

詩句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左太冲老覺腰金重慵便玉枕涼白樂天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白樂天全篇見

老門何處胡椒八百斛誰家金釵十二行山谷萬釘圍腰莫愛渠富貴安能潤黃爐山谷富比里富董笑高樓夜吹笛杜貴君

看裴相門金紫光照地杜劔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染御爐香杜

身愈恭儉

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荀子

富貴浮雲

孔子曰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

位高金多

蘇秦出游數歲太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之及相六國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送之擬於王者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迎視秦笑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他人乎史記

物禁太盛

李斯嘆曰吾聞荀卿有云物禁太盛吾昔上蔡布衣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盛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史記

富貴無忘

陳勝常與人傭耕較耕之隴上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五十富貴

見夫婦門

佞佛求富貴

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為衆僧賦食行水世頗以為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子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墜

德壽堂梓

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塗，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難。齊記

衣錦還鄉

項羽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富貴無常

蓋賈鏡曰：富貴無常，忽則易入。此如傳舍，閱人多矣。

不免富貴

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劉夫人惔之妹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安乃捉鼻曰：恐不免耳。

富貴逼人

周武帝謂楊素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曰：臣恐富貴來逼人。

臣無心富貴

當取富貴

李靖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

玉臺盤

五代孫晟為本昇相，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眾妓各執一器環立而待，號玉臺盤。時人多效之。

以後而敗

盧多遜初參政事，服用漸侈。其父憶愀然不樂曰：吾家世儒素，一旦富貴遂至如此，未知稅駕之地多遜不能念父言，竟以敗。

華封祝富以下係富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富堯曰：辭。封人曰：富人之所。

欲也。堯曰：富則多事，非所以養德也。封人曰：富而使久，分之何事之有？莊天地

有駟無德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執鞭求富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富有苟美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路

結駟連騎

子貢仕衛，發財鬻財，曹魯之間，結駟連騎，聘享諸侯。孔子訊曰：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家語 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貨

家累千金史

天富淫人

傳慶封奔吳，吳與之朱方，富於其舊。惠伯曰：天始富淫人，慶封

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殘之也。其

將聚而殲旃。左襄二十八

彼富吾義

孟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

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三致千金

越勾踐困於會稽之上，迺用范蠡計然。十年國富，遂報強吳。范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二十一

五

德義

孟歎曰計然之策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迺乘扁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再散與貧友昆弟貨殖傳

資擬王公

猗頓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資擬王公富於猗氏孔叢子

不義之富

齊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晏子不受人問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為不受對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我非惡富恐失富也左

漢世富民

漢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

而踰後賈氏以酒削而鼎食酒先禮反削先名反劍室也濁氏有乃劍削主為酒削之以胸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任氏折筭為力田畜人爭取賤價任氏獨貴善富者數世

鄧氏鑄錢

文帝賜鄧通蜀嚴道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

富賈求名

楊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齎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園中之鹿欄中之羊安得妄載王充論衡

漿酒藿肉

鮑宣上疏曰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千萬數妓從賓客漿酒藿肉倉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漢書

金玉之富

郭况遷太鴻臚上數幸其家賜予金品甚盛京師號况家為金
穴東觀漢紀郭况累資數億庭中起高閣立衡石於其上以稱
量珠玉王子年拾遺

塢中金銀

董卓築都塢高與長安城埒積谷為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
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及卓死塢中金二三萬銀八九萬奇玩
雜物山崇阜積不可知數魏志

石崇富侈

石崇字季倫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賞舍宅
與馬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綺珥金翠

而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又之太僕與貴
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貽澳金崇以蠶代薪愷作
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
愷以赤石脂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
疎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崇命左
右悉取珊瑚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愷怏然自失

王氏殖賄

晉王戎園田水碓周遍天下自執牙籌晝夜算計儉嗇不自奉
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貧錢數萬久而未還其後
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婚戎遺其單衣婚
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賣恐人得種常鑽其核以此獲譏

欲保富後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元度詢出都就宿。林惟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真長曰。卿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氏富窟

王元寶巨豪。常以金銀豐為屋壁上。以紅泥泥之。又置禮賢堂。以沉香為軒檻。以砥碇墜地面。以錦紋石為柱礎。又以銅線穿錢。於後園花徑中。貴泥雨不滑。人呼王氏富窟。

守錢虜

見錢門

多田翁

盧從愿為刑部尚書。占良田數百頃。玄宗薄之。欲以為用者。屢

矣。卒以是止。時號多田翁。

以富送獄

陳子昂父世高。貴子昂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之。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見捕。遂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本傳

和嶠錢癖

蕭宏錢愚。並見錢門

五侯同封。以下係貴。詳見家世門

成帝封舅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江陽侯。根為曲陽侯。逢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謂之五侯。

懷組夸里。見榮鄉門

德壽堂梓

稽古之力 見學術門

布衣至三公

荀爽字慈明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

布衣至相

岑文本或勸其營產業者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稱已重尚何殖產業耶故口不言家事

二十四考

郭子儀身任安危者四十年檢中書令考二十四富貴壽考哀榮終始

貪進不已

錢思公惟演官兼將相階勲品皆第一恨不為宰相歎曰使我於黃紙盡處著一箇字足矣竟不登此位蘇易簡罷參政知鄧州有不勝寒冷之歎移書舊友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強仕而卒

欲青涼傘 見疾病門

官高愈懼 見慶賀門

既貴而儉 見儉門

貴不忘貧 並見儉約門

古今文集

古詩

讀史二首

白居易

季子憔悴時，婦見不下機。買臣負薪日，妻亦棄如遺。一朝黃金多，佩印衣錦歸。去妻不敢視，婦嫂強依依。富貴家人重，貧賤妻
子欺。奈何貧富間，可移恩愛志。遂使中心心，汲汲求富貴。又冷
下人力，各競鉅力利。隨分歸舍來，一取妻孥意。
漢日大將軍，少為乞食子。秦時故列侯，老作鋤瓜士。春華何
曄曄，園中發桃李。秋風忽蕭條，堂上生荆杞。深谷變為岸，桑田成
海水。勢去未消悲，時來何足喜。晉言枯榮者，反覆殊未已。

公子行

春草綠綿綿，驕驂驟暖煙。微風飄樂韻，白日醉花邊。行鷗拋金
盞，招人舉玉鞭。田翁與蚕婦，平地看神仙。

詩話

晚景富貴

富貴於人造物所勦，自古以來多不在於少年，嘗在於晚景。若
少年富貴者，非曰無之，蓋亦鮮矣。人至晚景得富貴，未免置第
售妓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
主人到了不曾歸。司空曙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
少年讀此二詩，使人悽然，誠不必為此也。若溪漁隱

評富貴詩

晏元獻公覽李慶富貴曲云：軸傳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象
屏。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謂富貴者。故公每言富貴不及金玉錦
繡，惟說其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間燕子飛，梨花院

落落月柳絮池塘淡淡風窮人家有此景石

看人富貴

後山詩話云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
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山谷云不
如杜子美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

富貴詩

秦韜玉京人父為左千牛軍將韜玉有詞藻有公子行云階前
莎綠毬不捲銀龜噴香挽不斷亂花織錦柳燃絲粧點池臺畫
屏展主人功業傳國初六親聯絡馳朝車鬪雞走狗家世事抱
來皆佩黃金魚却笑儒生把書卷學得顏回忍饑面為田令孜
擢用未幾歲遂至丞郎據言

善處富貴

桐江詩話云未叔送李留後知鄆州詩乃士君子之處富貴非
庸鄙有力者所可為詩云北州能事諳家聲東土還聞政有成
組甲光寒圍夜帳綵旗風暖看春耕全釵墜鬢分行立玉塵高
談四座傾富貴常情誰不愛羨君瀟灑有餘清

一場春夢

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於田園有老婦年七十謂坡
云內翰昔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之為春夢婆
雜著 以下係富

貨殖傳叙

司馬遷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井士在軍攻城先登陷

陣却敵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
 攻剽推理却入作姦握家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不避法禁
 其實皆為財用耳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攝利屣自
 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醫方諸食技術之
 人焦神極能為重糶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
 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
 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取糶千里不取糶居之
 一歲種之以穀十歲種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謂也
 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是故本富為
 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
 亦足羞也夫用貧求富農不知工工不知商刺繡文不知荷市

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橫山吳氏佚老菴記

呂伯恭

橫山吳君琅泊別室之西偏榜以佚老休工歸役斤斧收聲輯
 杖立于前聞竊語於階者曰基隴繩畦坻粟京稼等筭樹屋萬
 貨四臻此吾主人翁所以佚其老也少進至於門聞行語於塗
 者曰豐林邃宇樽俎靖嘉鷗鷺不驚風月相答此吾豪長者所
 以佚其老也又進至於郊聞聚語於塾者曰培嗣以學既楸而
 專秩壺以禮既序既飾此吾鄉丈人所以佚其老也他日吳君
 為予道之予曰夫三者之言如何吳君曰階得吾粕塗得吾澗
 塾得吾醇出浸遠吾名吾室義其究於此乎予曰未既出長嶠
 登輿身閑心慄厭市築墉自靜耳喧君雖善自佚踰闌以往肩

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一
頽腹枵者踵相接歲或不升疋瘠困憊呻吟交於太達專一室
之佚樂乎哉君里中望也蓋勸族黨獨勞振乏責紆通同其佚
於是鄉則盡橫山表裏皆吾佚老菴也其視尺椽半席廣狹
何若吳君謝曰厚矣子之拓吾境也顧重奴陷其說於壁間勸
古詩

詠史

左思

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窓繡角金蓮花桂柱玉盤龍珠簾無隔
路羅幌不勝風寶帳三十萬爲你一朝容

京洛篇

鮑昭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陰四術朱輪駟長衢朝集金張
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

寓意

白居易

赫赫京內史炎炎中書郎昨傳徵拜日恩賜頗殊常貌冠蒼水
玉紫綬黃金章佩服身未煖已聞竄遐荒親戚不得別吞聲泣
路旁賓客亦已散門前雀羅張富貴來不久倏如瓦溝霜權勢
去尤速瞥若石火光不知守貧賤庶幾可久長傳語宦遊子且
來歸故鄉

古樂府

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羅酒
樽便作邯鄲唱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爲
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旁

貧窮

微賤

羣書要語

南楚人貧衣被醜敝謂之須提提謂狎妻也或謂之

襤褸襤音樓衣壞貌或謂藍縷方言窶貧空也呂枕字林儒有

一畝之官環堵之室華門圭竇蓬戶甕牖易衣而出併日而食

儒行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檀弓貧者不以貨財

為禮曲禮六極四曰貧洪範終窶且貧北門貧而無怨難十四

貨財粟米之於家少有者之謂貧至無者謂之窮荀卿子家有

長卿壁立之資腹懷繫絕繼糧之級抱朴子室有垂罄國語華

露藍縷服虔注藍縷言衣敝壞其縷藍藍然也楚世家無立錫

之地張良傳攻苦食淡叔孫通傳貧之為病豈但交友踈棄必

有家人謂讓顏延之庭詰闕修澹之養之使金之蓄柳文朝營

夕用故無宿給語溪記微賤吾少也賤語貧與賤是人之所惡

也不以貧道得之弗去也里仁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述而貧

賤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有賤丈夫焉孟子

詩句兒餒呼郎罷妻寒怨黃姑唐詩經年在茅屋妻子憂百結

杜荆扉深蔓草土銜冷疎煙杜本賣文為活翻今室倒懸杜夜

字照蕪新垢衣生碧蘚杜今年貧到骨豪氣似元龍黃蚊此當

家口草石是親情王川我貧無一錫所向皆四壁後山黃獨無

留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杜倚賴春風洗破裘一夜雪寒披

故絮杜

古今事實

事文類聚

卷之二十九

十三

後言堂

簞食瓢飲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貧非病

端木賜結駟連騎以從原憲居於蓬蒿中併日而食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

貧非憊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係履而過魏主魏主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憊也衣敝履穿貧非也衣若懸鶉

子夏家貧衣若懸鶉

捉衽肘見

魯子居衛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捉衽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履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莊子

緼袍不耻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不耻者其由也歟

帶索而歌

貧賤驕人

魏文侯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子

擊不釋而去

裘敝金盡

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
乏絕去秦而歸嬴滕履躡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色黎黑歸至
家妻不下機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其
為夫嫂不以其為叔父母不以其為子戰國策

以席為門見門門

甕牖繩樞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過秦論

家徒四壁

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自著犢鼻褲

無甌石儲

揚雄家貧產不過十金無甌石之儲晏如也

土銚無煙

王褒家貧土銚經日無煙土銚瓦錫也蜀人呼釜為銚

衣食不充

郭林宗二十行學至城阜屈伯參精廬之食衣不蓋形而處
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

臥牛衣中

王章為諸生學長安病無被臥牛衣中

環堵蕭然

陶潛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屨空

賣文為活

段湛家貧賣文為活後子弟多歷顯要

班史質錢

見續書門

多乞復散

梁任昉不事生產人或譏其多乞貨亦隨復散之親故常自歎曰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

為鬼所笑

南史劉伯龍貧窶尤其常營利之利忽見一鬼在旁大笑伯龍曰貧困固有命乃為鬼所笑

食二十七種

見非門

坐席皆穿

管寧家貧常自坐一藪牀積五十年為學不倦牀當膝處皆穿

踏雪履穿

東郭先生履穿行雪中著地處皆足迹

澣衣披絮

吳隱之字叔默雖居清顯祿賜皆分親族冬月無被澣衣乃披其絮

雪中贈襦

謝朓嘗見江革時大雪見革敝絮單席耽學不倦朓乃脫所著襦并手巾半瓊與革充臥具而去

方交衣葛

隋袁文少時友黨過門方交文尚衣葛戲之日統今給今妻其

事類彙編卷之二十九 十七 德言堂

以風亮曰惟結惟給服之無數

羸餒亦其

柳宗元與李建書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其如節矣

饑不飽菜

孫樵曰饑不飽菜寒無裘衣

蓬實為髮

唐盧僊曰貧者履蓬實為髮替槐葉為簪

賣漿天涼

姜子才少貧賣漿值天涼屠羊賣肉值天熱

貧屋無資

韓愈上崔虞部書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贖屋賃僕之資無緼

袍糲食之約驅馬出門不知所之

木葉自蔽

唐朱桃推益州人被裘帶索人莫能測長史賣靴遺以鹿幘鹿
鞞逼署卿正委之地不肯服夏則羸冬則緝木皮葉自蔽

杜祁公貧

杜祁公衍杭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前有二子不孝弟其母改
適河陽錢氏公年十五六二兄皆以為其母携財利以適入就
公索之不得引劍所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匿之重傷腦上出血
數升僅死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
甚傭書以自資常至齊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
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實其長丸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

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 涑水

補以學職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上謁文正贈錢十千明日復
謁又贈十千問何汲汲於道路曰老母無以養曰吾今補子以
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安於學乎孫大喜授以春秋文正去
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有孫明復朝廷召至太學方肯
曰孫秀才也 東軒筆錄

起於微賤 以下係微賤

傳說舉於版築 膠鬲舉於塩魚 伊尹耕於莘野

呂尚釣於渭濱 蕭何為刀筆吏 灌嬰販糶

樂布窮困傭於齊為酒人保數歲為人所掠賣為奴於燕

韓信寄食於漂母 朱買臣負薪行歌 卜式拔於芻牧

弘羊擢於買堅 衛青奮於奴僕 日磾出於降虜

梁鴻質春 班超傭書

黃憲世貧賤父為生醫賣以君家貧為人所掠賣傳十餘家

郭泰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

筲役乎

王高書傭賃夜則燒磚

王猛嘗為唐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為相崇意

輕之魏黃即其父嘗為縣卒及郎為君長以父故常忌不呼鈴

下伍伯而呼其姓名 裴潛傳

陳晉公恕少為縣吏俄折節讀書中進士第歷官至叅政

凌策侍郎其父曾為鎮所由父携拜安鴻漸乞名鴻漸滑稽命
名曰教之蓋言所由生也策後長立頗銜之 王壺清話

古今文集

雜著

逐貧賦

楊雄

容齋隨筆云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
揚子雲逐貧賦韓公進學解擬東方朔客難柳子
厚晉問篇擬枚乘七發正符擬劇秦美新東魯直
跋系奴文擬王子淵僮約皆極文章之妙逐貧下
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纔百餘字今
人蓋有味之見者輒錄于此 又云唐宣宗有文

土王振自稱紫羅山人有送窮辭一篇引韓吏部
為說其文意亦工

揚子遁世雜俗獨處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
禮薄義散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奔荒遐
好為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幻稚嘻戲土沙居非近隣接屋連家
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詞人為滯客其意若何
人皆文繡余褐不全人皆稻粱我獨藜藿貧無寶玩何以接歡
宗室之宴為樂不繫徒行負負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
或耘或耔露體露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職汝之為
舍汝遠竄崑崙之巔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岩穴隱藏
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栢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

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一
德行堂
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
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噉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
崇其明德克佐帝先誓為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季世
縱其昏惑饗養之羣貧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室
華屋崇高流酒為池積肉為穀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
謂予無營處若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
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築跡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
子獨露居人皆休揚子獨無虞言辭既罄色厲自張擲辭而興
降陛下堂逝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
辭謝不直請不贊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
與我游息

釋時論

晉王沉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於汙腴之墟有冰氏子者出自汙寒之
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
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
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為其然者也丈人曰融融者
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知其
已方今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
為蚩獍至乃空齧者以泓嚼為稚量瓌等者以淺刺為鎗鎗拉
答者有沉重之譽噉悶者得清勦之聲嗆嗆怙畏於謙讓聞其
勇敢於饕餮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眼閉簡
而遠視鼻齟齬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高會曲宴惟言遷

除消息官無小大問是誰力水子釋然乃悟曰僕少長於孔顏
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如敬承明誨服我
初素

庭誥

顏延年

富則盛貧則病甚矣貧之為病也不惟形色麤麤或亦神心沮
廢豈但交友疎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潔深識者何能不移其
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深則憂淺識遠
則患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用此道也

送窮文

韓愈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糶
輿狼牛繫輒下引帆上檣三楫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

鄙人不敢問所途竊具舡與車備載糶糧曰吉時良利行四方
子飯一孟子啜一觴携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張風與雷爭光
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耳
聞聲音若嘯若啼若歔嚔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
父乃不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
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子初問神戶靈我叱
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燠濕蒸我非其鄉百鬼
欺凌太學四年朝齏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反終未始
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
有間於予也我鬼非入安用車船鼻嗅臭香糶糧可捐單獨一
身誰為朋儔子苟倘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

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耶子之儔朋非
三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拱手覆黃轉
喉觸請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
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言傷其次曰學窮
傲數與名摘扶杳微高挹群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
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
面醜心研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憂骨吐出
心肝企足以待實我讐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饑我寒我與訛
造訛能使我迷人莫能問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
復還言味鼻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
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今去小黠太癡人生

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垂
於時乃與天通携持琬琰易羊皮飫於肥其慕彼糠糜天下
知子誰過子子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子不信請質詩書主人
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縹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與賈生書

孫樵

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語
溪礪窮陳拾遺以感興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王川子以月
蝕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

論貧士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恠而問之曰固知其爲錢但恠
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淵明歸來詞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

事類類聚川集 卷之二十一 三

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
中見粟也耶志林

顏蠋巧於居貧

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去曰
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
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
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
有知魯進顏蠋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
當車是猶有意於肉與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於美與適
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為哉雖然蠋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饑而
食雖入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入珍唯晚食為然蠋固巧矣然

非我之入於貧不能知蠋之巧也

古詩

詠貧士

陶潛

榮叟老帶索欣然不彈琴原生納未履清歌暢高音歛袂不掩
肘藜羹乏恒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

詠史

左思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樵采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
業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
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連邇由來自古昔何世
無奇才遺乏在草澤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去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四 德壽堂

路枳棘塞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顧無
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踈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模糊
生榮華咄嗟復彫枯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栖一枝豈
為達士模

效陶體

白居易

南巷有貴人高蓋駟馬車我問何所苦四十垂白鬚答云君不
知位重多憂虞北里有寒士糞牆繩為樞出扶桑梨杖入卧蝸
牛廬散賤無憂患心安體亦舒東鄰有富翁藏貨徧五都東京
收粟帛西帶鸞金珠朝營暮計美晝夜不安居西舍有貧者四
婦配四夫布裙行賃春短褐坐傭書以此求口食一飽欣有餘
貴賤與貧富高下雖有殊憂樂與利害彼此不相踰是以達人

觀萬化同一途但未知生死勝負兩何如遲疑未知問且以酒
為娛

贈別崔純亮

孟郊

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碍誰謂天地寬有碍非遊
方長安大道傍小人智慮險平地本大行鏡破不改光蘭死不
改香始知君子心交久道益彰君心與我懷離別俱迴遑譬如
浸蘖泉流苦日已長忍泣目易羨忍憂形易傷項籍豈不壯買
生豈不良當其失意時涕泗各滿裳古人勸加飧此飧難自強
一飮九祝噎一嗟十斷腸况是兒女怨怨氣凌彼蒼彼蒼若有
知白白下青霜今朝始驚呼白白空茫茫

蘇子由云唐人工於為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云食

蘇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碍誰謂天地寬郊耿介
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亦
以卒窮至死漁隱

頽徒貧樂齋二首

黃魯直

衡門低首過環堵容膝坐四傍無給侍百納自纏裹論事直如
絃觀書曲肱卧饑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

小山作朋友義重子輿桑香草當姬妾不須珠翠粧鳥鳥窺凍
硯星月入幽房兒報無炊米浩歌繞屋梁

同谷歌末章

杜甫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十年饑走荒山道山中儒生舊相識但
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言今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朱文公跋云杜陵此歌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至其卒
章歎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

詩話

隨僧飯

羅史君向廬州人不事產業以至困窮常投福泉寺隨僧飯而
力學未嘗廢二十年間持節歸鄉里及境至僧房中書壁曰二
十年前此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故時賓從論前事到處松杉
長舊園野老共遮官路拜沙鷗遙認隼旗飛春風一宿琉璃殿
唯有泉聲愜素機監戒錄

飯後鐘

見佛寺門

爲貧宰相

唐文類聚別集

卷之二十九

二十六冬

無壽堂辛

夏文莊謫守黃州時龐穎公為郡掾文莊識之優待穎公有病
意謂不起文莊親視之曰異日當為貧宰相亦有年壽病非所
憂穎公曰宰相豈得貧耶文莊曰一等人中貧爾故穎公作退
老詩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青箱雜誌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三十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人事部

禍福 樂禍 嫁禍

羣書要語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係天道福善禍
淫湯誥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報之以禍家語君子禍
至不懼福至不喜家語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孟子禍兮福之
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老子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襄十
二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成十三世有無望之福又

事類彙編別集 卷之三十一 忠孝節義

有無望之禍春申君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枚乘傳福不盈泚

禍溢于世班固戲震震乎市木未嘗在罪春滋乎董茶未嘗擇

善劉禹錫天論禍是自求禍也孟子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

常禍傷於寵也王符論網羅未解縱羽翮而何施柳文夫獸深

居而簡出鳥俛而喙仰而四顧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免焉

韓文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禮記九五福一曰壽二曰

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洪範自求多福大明降

福穰穰降福簡簡執兢福祿如茨瞻落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

福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晉語中外稔福相如傳休

嘉砮隱西漢禮樂志邵盛意因才取禍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

於巖穴靜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者其皮為之災也莊

子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莊子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莊

子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燬淮南子翠飾羽而體分象美牙

而身喪蚌懷珠而致剖蘭含香而遭焚金樓子蒼鷹鷲而受縲

鸚鵡慧而入籠張華賦麝懷香以賈害狙伐巧而招射文粹勇

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淮陰傳凡物之生不願為材

犧尊青黃乃木之災韓文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研於人

皆物之病也坡文因言取禍惟口起羞書禦人以口給屢憎於

人語多言多敗口是禍之門也家語傷人之言深於矛戟荀子

言輕則招憂揚子口語致罪漢書

詩句吾生如寄耳何者為禍福坡陷身泥溝間誰復稟旨揮韓

失身陷危機坡世路迫窄多穿機坡勸君休嗟恨未必不為福

杜因才取禍直木忌先伐芬蘭哀自焚杜龜以靈故焦雉以文
故翳山谷

古今事實

始凶終吉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年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
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父無故而盲其牛復生白犢又
問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居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
宋圍其城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
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列子

困乃為福

勾踐之困於會稽喟然歎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

囚羸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
為福乎史越世家

失馬得馬

北叟塞上之翁也馬無故亡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
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其子騎墮而折
臂人弔之曰安知非福乎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死唯子以跛
故得父子相保故以北叟知禍福相因倚而生也淮南子

福過災生

庾亮曰小人祿薄福過災生

包藏禍心以下係禍

趙孟曰楚使子圉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太國無乃

包藏禍心以圖之

腐鼠致禍見鳶門

怨府禍梯

史記趙武靈王時公子章欲作亂李兌謂相國肥義曰子胡不稱疾傳政毋為怨府毋為禍梯

不禮致禍

晉嵇康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二柳樹甚茂激水環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以此憾之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帝既昭酷會遂害之

貧賤遭亂

裴寂謂劉文靜曰貧賤如此復逢離亂隋紀

以勇死以智困以下係因才致禍

子路以勇死莫弘以智困淮南子晁錯以智死桓譚傳

以後死以辯亡

鄧舒以後死鄧析以辯亡唐元載傳

料事見忌

楊修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此通之既而果然操恠其速廉之知狀忌修後因事殺之

直言被害以下係因言致禍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後晉二郤害伯宗成十五

救罪遭刑

李陵降匈奴上問太史令司馬遷盛言陵事親孝與任信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上以遷誣罔為陵游說下遷腐刑

言致禍

張敞掾絮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收繫獄死

誹謗遭誅

孔融以對孫權使有誹謗之言坐棄市東漢

驕慢被殺

許攸恃功驕慢嘗於眾坐呼曹操小字曰某甲卿非我不得異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後竟殺之

醉語欲殺

杜甫嘗醉登嚴武牀嚴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鈎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

歸咎二臣以下係嫁禍

季氏將代顛更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距心辭責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二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曰此非距心之所

得為也 公孫丑下

無功嫁禍

公孫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
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 通鑑

借以報仇

楚殺伍奢其子員如吳言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
反其讎不可從也 左昭二十一

嫁禍於人

秦王年少太后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嫪
毐 於改 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陰謂太后曰詐腐則得
給事官中后乃陰賜去腐者詐論之遂侍太后私通 呂不韋傳

嫁禍於趙

趙豹曰韓氏所以不入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 趙世家

推惡利己

七國反錯欲令上自將兵而已居守 漢景紀

樂禍 以下係樂禍

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曰王子頽歌舞不倦樂禍也
左莊二十

幸災

秦王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昔施無親幸災不仁昔施幸
災民所棄也 左僖十四

樂人之禍

事類彙編卷之三十一
六
德三十一

王宏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捉殺之。宏臨命，詔曰：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後漢王允傳。

乘人之弊

周伯仁好乘人之弊

古今文集

雜著

雜說

陸龜蒙

邵侯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邵棄為稷官，蒸民賴之。宋棄美而生，佐幾移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同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何如耳。季札以樂上，趙孟以詩上，襄仲歸父以言上，子

游子夏以威儀上，沈尹氏以政上，孔成子以禮上，其應也如此。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上。况吉凶他人乎。

出規

元結

元子問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饑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無有不至者。及二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拜侯，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容，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孛參遊讌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大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土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

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讜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偕絕。汝若思為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顯顯之機。如下廐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為戒乎。

唐中宗贊

歐陽永叔

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而為善者得吉。常多其不幸。而罹於凶者有矣。為惡者未始不及於凶。其幸而免者。亦時有焉。而小人之慮。遂以為天道難知。為善未必福。而為惡未必禍也。

古詩

顏珉

歐陽永叔

顏回飲瓢水。陋巷卧曲肱。盜跖厭人肝。九州恣橫行。回仁而短

命。距壽成免兵。愚夫仰天呼。禍福豈足憑。跖身一腐鼠。歿朽化無形。萬世尚遭戮。筆誅甚刀刑。思其生得所。豺犬飽臭腥。顏子聖人徒。生知自誠明。惟其生之樂。豈減跖所榮。歿也至今在。光輝如日星。譬如埋金玉。不耗精與英。生死得失間。較量難重輕。善惡理如此。毋尤天不平。

避禍

防患 思患

羣書要語 括囊無咎 坤 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 孟 民 全身遠害 君

子陽陽 天下學士 逃難解散 書序 畏首畏尾 身其餘幾 文十七

鴻飛冥冥 弋人何慕焉 楊子 雲中白鶴 非鷓鴣之網 所能羅矣 魏邴原傳

詩句舉足畏逢仇低頭惟避謗歐黃雀死彈丸厥罪在啄粟翡翠翠不近人何為亦窮辱臨川

古今事實

隱語逃難

楚子伐蕭王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二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蕭大夫與司馬卯言呼申叔展皆楚大夫叔展曰有麥麩乎曰無有山麩窮乎日無二物所以禦濕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河魚腹疾奈何叔展曰無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藥將病曰目於智烏丸切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明白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須哭凡應以為信見幾先去

范蠡與勾踐既滅吳為書辭王乘舟浮海自齊遺大夫種書曰悲為畫良弓藏狡克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譏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種遂自殺

鼓篋乞食

伍子胥載囊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于陵水無以糊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篋乞食於吳市范睢傳

布匿廣柳

季布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籍滅高祖購求千金布匿濮陽周氏迺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喪車也

醴酒不設

禮記類聚卷之三十一 德壽堂村

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亡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逃矣醴酒不設王之意忘不夫楚人將鉗我於市

贏而避危

漢陳平自楚間行杖屨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有寶器金玉見之欲殺平平心恐解衣贏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迺止

融藏張儉

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却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于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生曰融身其有寔也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耶因留舍之後事泄

儉得脫走遂并收袁融送獄一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袁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二門爭外後竟坐袁焉

避難復壁

後漢趙岐字邠卿為京兆郡曹時中常侍康衡兄琦為虎牙都尉郡人以進不由德輕侮之岐又數為貶議琦後為京兆尹果盡殺岐家屬岐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孫嵩年二十餘察岐非常人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密問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以實告之遂以俱歸藏於複壁中數年作克屯歌三十三章諸康既滅因赦乃免

教家人走

後漢任文公。既天官風星秘要。為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王莽篡後。文公推數。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倒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悉得完免。

詐死避禍

杜根。和熹。鄧后臨朝。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根囊盛糶殺之。執法者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逃竄。及鄧氏誅。根方歸。徵拜待御史。

畏劉輿臧

范陽王旭。鎮鄴。以劉輿為魏郡太守。旭薨。東海王越將分兵之。或曰。輿猶臧也。近則汚人。劉琨傳。散黨避禍。

散黨避禍

范滂以鈞黨坐繫獄。後事釋。南歸。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衛侍於滂。應對賓客。滂謂陶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遣還鄉里。本傳。

稱佳避禍

司馬徽。字德操。括囊畏謹。有以人物問者。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之曰。人皆疑問君。一皆言佳。豈恣君之意乎。徽曰。如君言。亦復佳。世說。

詐醉免禍

詐醉免禍

晉王允之字景猷，摠角從伯敦謂無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逆，允之悉聞其言。慮王敦疑已，便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污。鳳出敦果，照視且允之，臥吐中以爲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爲廷尉，允之還都，定省以敦鳳謀議，曰舒與王導俱故明帝。

思歸免禍

晉張翰字季鷹，吳人。縱任不拘，時號江東步兵。會稽賀循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談，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去，不告家人。齊王問辟爲大司馬掾，同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予善以明防前，以智

慮後，榮執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俄而同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曰：卿乃可縱適，一時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人貴其曠率。

娶宦官女，見婚姻門。

用宦官喪，見吊喪門。

野服免禍

裴度晚節頗浮沉，爲自安計，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

本傳

闔戶避諂

陸贄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避諂不著書本傳

買田自污

垂崖在陳一日方食進奏報至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久之哭止復彈指久之彈止罵詈久之乃了晉公遂來公也垂崖知禍必及已乃延二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私嚴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為歸計以自污晉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為之賢者不為也賢者有義而已寧避禍哉禍豈可避耶

防患不早以下係防患

莊辛謂楚襄王曰見兔而顧天亡羊而補牢未為晚也戰國策

危言自恐

漢息夫躬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略云玄靈決符將安歸兮鷹隼橫厲鸞徘徊兮矰若浮焱動則機兮叢棘棧棧曷可棲兮發忠忘身自統罔兮冤頸折翼容得往兮涕泣流兮汎瀾心拘結兮傷肝仰天光兮自死招上帝兮我察秋風為我陰行雲為我陰嗟若是兮欲何留撫神龍兮檻其頃遊曠迥兮反亡期唯失據兮世我思後數年誅如其言

人為之危

唐嚴武為劍南節度頗放肆章彝為判官因小忿殺之房瑄故相又嘗薦武後為巡內刺史武倨慢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蜀道難為房與杜危之也

出入防患

皇文類聚別集 卷之三十 十一 德壽堂

李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復壁以石砦地墻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

伏兵弭變

向敏中除平章事坐事出知永興駕幸澶淵密詔盡付西鄙得便宜從事會邦人大讎有告禁卒欲倚讎為亂者密使庠兵披甲衣袍伏廊下幕中明日盡召宿僚兵官置酒縱悶無一人預知者命讎入先令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階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誅之斲訖屏屍亟命灰沙掃庭張樂宴飲賓從股慄歸田錄

無忘轎車以下係思患

管仲將兵遮首道射威公中鈞後魯桓公而送於齊齊以為相謂威公曰願君無忘射鈞臣無忘轎車

不忘巾車

馮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薑薑豆滌滌沱河麥飯厚意又不報異稽首謝曰臣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忘巾車之恩○光武獲異於巾車故云巾車鄉名也

無忘創業

唐莊宗患官中暑濕不可居遣官外使王允平葺樓郭崇謙曰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受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臺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 十一 德壽皇帝

古今文集

雜著

諷詐

王藹文粹

禮法不可斯須而去。有以禮法而為災，忠信不可斯須而去。有以忠信而為禍，禮法非災，人之端，忠信非禍，人之本。理或有害，則禮法忠信為禍，人之萌，狂瞽人之所惡也。效之則恐不及其真，荒醜人之所耻也。履之則恐不自其性，狂瞽誠可惡也。荒醜誠可耻也。臨難而保全，則狂瞽荒醜為藏身之藪。禮法忠信，且也。狂瞽荒醜詐也。以之保全，則直不知詐之功。嗚呼！三聖之前，無所用。五帝之後，無所不用。

律詩

贈李鍾鐔自維揚避亂東入中山 杜荀鶴

君行君文天合知，見君如此我作悲。
 村雨雪時着，村衣裳難辨。洗旋求糧食，莫供炊地爐。
 濕猶把蒙求授小兒。

雜著 以下係所患

敵戒

柳宗元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害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詭詭乃亡。晉敗楚，馮范文為患。厲之否，回舉國遭怨。孟孫惡滅，孟死滅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禡。敵存禍滅，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

懲病克壽於莊死暴縱慾不戒匪愚伊耆我作戒詩思者無答

鹿門隱書序

皮日休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
文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旌山夫谷民之
善者意在斯乎或曰仲尼作春秋紀災異近乎性言虎賁之勇
近乎力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
多岐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折恠
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極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
凶以召災極暴以市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鈞伸鐵撫梁易柱
手格熊羆走及虎兇方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有力而虐物貪
勇而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用觥而忘政愛稼而過賢者

寒泥瀉寶子頑通毋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為蛇
豕民為邦域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
啟乘龍周穆燕理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
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鑿封禪以求生次祠
祀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為當世師行一行為來世軌豈
易容而傳哉當神尼之時苟語惟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惟
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
也亂者不在於社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
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岐哉

彭祖觀井圖銘

陳靖

淳化中予將命之狄丘道由彭門有客得彭祖觀井圖以為說

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森狀蓋狀其佳象幽致表繪事之工予
無取所慕者唯彭氏面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纜之以繩凭杖
歛躬踞蹻而迎視藐然若將隊也嗚呼古人臨事而懼之有若
是檢身遠害之有若是後之君子得無效歟予實好古者歷考
其跡於傳記雖變而難信且夫子云竊比於我老彭亦其驗也
故作銘于座右曰至哉古人遠害全身戰戰兢兢恒若履冰朽
索之馭納隍是慮天子則之鴻休未據存而懼亡係於苞桑諸
侯則之其國必昌若舟弗濟夕惕而厲大夫則之其家孔熾直
哉惟清執虛如盈士子則之其道元亨不爭在醜無愧屋漏庶
人則之其食孔阜吾首予行吾慎予守切比老彭式介眉壽

保身說

司馬君實

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
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倘人生昏亂之
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滅否人物激濁揚清
儉蛇虺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
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由屠蟠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

律詩

仁者難逢

邵堯夫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切勿恃何妨筆光徑路機關惡近厚語
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病快心事過必為傷與其病後能求
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德壽堂

解紛

羣書要語解其紛老子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孟子

詩句酒酣舞長劍倉卒解漢紉太白多言雖數窮微中或排難坡不忍其危韓

古今事實

解駮贖罪

越石父賢在縲紲間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駮贖之入為上客

解紛無所取

魯仲連游趙聞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合

趙尊秦為帝仲連見新垣衍言秦稱帝之害新垣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不受平原乃置酒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以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連不取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

為鄰解紛

蒯通曰里婦亡肉姑以為盜而逐之婦所善里母曰我今令而家返女矣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

以言免刑

韓信坐法當斬信乃仰視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何為斬將士

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於上以為治粟都尉

以貌免刑

張蒼坐法當斬解衣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恠其美士乃言沛公救勿斬後以為代相遷為計相全上

撫爭解紛

謝安為王國寶所讒孝武召桓伊飲讌安侍坐伊撫琴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安淚下露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同上

執法解怒

權善才范懷義俱所昭陵柏罪當除名上特命殺之狄仁傑奏二人罪不至死曰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盃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株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舞雩臣不敢奉詔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嶺南

請察諂毀

議者言韓滉修石頭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滉不附權貴故多諂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他上令滉歸覲

百口保之

杜兼誣奏李藩於張建封之薨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使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刃發因引藩出詔示藩藩神色不變曰此真報也佑曰君謹勿出口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召藩詣長安望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即日授祕書郎

通鑑

除官解怨

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杜悰嘗謂宗閔曰悰有二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悰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嫌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默然有間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德

裕驚喜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軍沓唐文宗

古今文集

雜著

上疏為西賢辨謗

歐陽永叔

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切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害善良則不過指為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家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

事類彙編卷之三十一

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杜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厥躬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則各異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議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等真得漢文所謂恕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臣切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負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陛下開天章閣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條其事病等遲回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有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冀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蒙陛下

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陛下聖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三十一終

專文類聚別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三十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三十一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人事部

施恩 報恩

羣書要語積而能散曲禮分散者人之施也儒行分人以財謂之惠勝上愛施者仁之端史記樂分施而耻積藏荀大略報恩無德不報抑詩情為恩使命緣義輕朱暉傳施報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曲禮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僖二十四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孟子惡聲至必反之同上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

常敬之同上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耘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莊子

詩句意重泰山輕李白傾家共入費劉長卿不辭毛粟施行自

丘山積坡仰荷天地德坡報恩恨無隋侯珠以酬荆文璧選廬

子諒定是酬恩日今朝覺命輕王種人情貴往還不報生禍根

坡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美人贈我金錯刀何

以報之英瓊瑤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並張平子四愁

古今事實

焚券市恩

馮驩貧乏為孟嘗君客為君收債於薛將行問市何物曰吾家寡有者市之驩至薛諸負債者悉來合券訖悉焚之皆稱萬歲

問何市而返驩曰奉君之命市君家寡有者君之府藏盈集惟欠義耳臣召諸債者合券而焚之市義而歸矣君為之喜語林

散財與貧

范蠡之陶為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散與貧疏兄弟

散金宗族見致仕及宗族門

貧而好施

原結身衣服車馬纜具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務起人之急

租俸分給

梁商常曰多藏厚已為子孫累每租奉則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因年穀貴多有餓者輒於簞頭以牛車致米塩菜錢於四城門外乞貧民不告其姓名漢記

與米一困見米門

家温濟饑

張儉資計差温初百姓饑荒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

殖財能施

後漢馬援扶風茂陵人轉游隴漢間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貨貴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敢盡以盼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乞人填門

後漢尚書令符稚為人樂施乞人填門嘗曰天下物何常吾今

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

臨終焚券

樊重假貸人間數百萬臨終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赦竟不受晉陽秋

投瓜報瓊以下係報恩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死而結草

晉魏顛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顛曰必嫁是妾疾篤曰必以為殉及卒顛嫁之

日疾病則亂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賴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
躡而顛故獲之夜夢老人曰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
命予是以報左宣十五

餓人報德

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
之舍其半問之曰官三年矣未知母之存亡今近焉去家近請
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實諸橐以與既而與為公介
申士也倒戰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
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宣二

盜馬報恩

秦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二百餘人吏欲法之

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寔人吾聞食善馬肉者不飲酒傷人皆賜
酒而赦之後秦擊晉三百人求從公為晉軍所圍皆推鋒爭死
遂脫繆公反生得晉惠公史記

退舍以報

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僖二十六所以報也

蛇珠雀環

隋侯見大蛇被傷而治之後蛇啣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
光明如月之照一名隋侯珠一名明月珠搜神記後漢楊寶九
歲見一黃雀為鵠梟所搏墜地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歸置市
箱中以黃花養之毛成飛去夜有黃衣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
子孫潔白位登天子公當如此數矣續齊諧記

羊羨報德

中山君饗都大夫司馬子期在馬羊羨不徧子期怒而走於楚是以伐中山君中山君亡走有擊戈隨其後者顧謂二人子奚為對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食舖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君有急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慨然曰吾以一盃羊羨亡國以一壺食得二人戰國策

絕纓報德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滅有入引美人衣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有引妾衣者妾絕其纓取持火來視絕纓者王曰今已飲不絕纓者不懼羣臣百官皆絕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二人常在前五合五獲首恠而問之對曰臣乃夜絕纓

者也王隱忍不暴而誅常願肝腦塗地頸血前敵久矣遂平晉

報復有恩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悉召見故人與飲食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解劍報德

楚欲殺伍胥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撐舡知伍胥急乃渡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千金以予父父曰楚賞五城金千鎰以求子吾尚不取何用劍乎胥後每食必祝之曰祝江上丈人

以國士報

豫讓曰范中行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戰國策

德壽堂梓

一飯必報

范睢一飯之德必償本傳

徧報有德

蘇秦之燕貸百金為資及佩六國相印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一人尤未得報乃前自言秦曰我非亡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固望子深是以後字

五錢有報

漢蕭何為沛主吏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及高祖即帝位何為丞相封酈侯食邑八千戶乃益封二千戶以賞繇咸陽時何送我獨

錢一也

報漂母恩

韓信從下鄉南魚亭長食亭長妻若之乃晨炊薦食信往不為具食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信曰吾必重報毋毋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召厚已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厚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本傳

盜妾報恩

爰盎為吳相時有從吏嘗盜爰盎侍兒盎知之不泄遇之如初

事大類卷之三十一

人有告從吏言君知爾與待者通乃亡歸益驅自追遂以待者賜之復為從吏及爰益使吳見守從吏適為校司馬中夜引益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且自斬君益謝而去

魚報雙珠

漢武帝遊昆明池見大魚啣鈎取而放之聞二百帝復遊池濱得明月珠一雙帝曰豈魚之報乎三秦記

受恩報子

陶侃傳初范逵過侃逵因薦侃於廬江太守張夔後侃都督江州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為參軍范逵子珣為湘東太守凡微時所荷一殮咸報

執炙報恩見飲酒門

古今文集

古詩

結襪子

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鈎魚隱乃感君恩重許君命泰山一擲輕鴻毛

感恩

負恩

羣書要語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隰桑微夫人之力不及此襄七所謂生死而骨肉也襄十二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莊子決肌膚而藏骨髓前禮樂志自頂至踵功歸造化任彥仲彈文肝腦塗地不足塞責陳子昂興哀於無用之地施德於不報之所

柳文 身伴蟬翼何_レ以受恩死輕鴻毛固得其所晏類要 **負恩未**

乾薦_カ禰之墨已_レ弯射_レ羿之弓 歐集

詩寸心銘佩牢_杜 主人覆護恩豈_レ罄一_{臨川}綈袍 **負恩咫尺**

炎涼變四時出君焦灼君詎知 韋應物

古今事實

背之不祥

武涉說韓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_レ即中言不聽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背之不祥

造門謝恩

何武每奏事京師戴聖末嘗不造門謝恩

彎射羿弓 以下係背恩

逢蒙學射於羿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

閉糴負恩

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 左傳十五

負漢大恩

王莽使安陽舜見太后后曰而屬_カ天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無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_レ而兄弟耶 通鑑漢明紀

古今文集

雜著

論人臣盡私恩則盡公義

秦少游

事類彙編卷之三十一 左傳十五

白敏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爲學士及德裕貶敏中爲相詆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爲乎敏中之事未可深咎也愚以爲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諫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長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背師負友之人必不能以忠許國何者於所厚者薄則所施無不薄也昔呂布爲丁原主簿爲董卓而殺原又爲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大帥乎於是殺布漢封陳平薛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於丁董卓也其肯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也其肯負於劉氏乎此魏

所以誅布漢所以屬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蓋可見矣雖然敏中所以負德裕也亦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而盜憎之乎蓋自度其事必爲主人所惡故也白氏系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無英氣雖綠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爲德裕惡也故因其勢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也非罪而被斥天下皆知其冤矣使敏中素與仇猶當爲社稷而救之况因之以進耶然則敏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愚故曰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議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于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

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叩輪去其鏃發棄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奈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殺羿孟子以為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赦中亦不得為無罪也

詩話

追感舊恩

馮京當世少嘗薄遊為街卒所繫鄭守王公素釋之及使閔中王方師滑與宴集甚歡貽之詩曰天公難酬當日事積薪深愧近來恩

報讐言

快讐

羣書要語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禮記子夏問于孔子曰居父母之讐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街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何曰不為魁矣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禮記謂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和難之仇避諸海外兄弟之讐避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仇不同國之讐視兄弟交友之讐視從父兄弟地官

詩句雪耻訓百王除兇報千古唐太宗挺身艱難際張自視寇

讐杜朝思除國讐暮思除國讐孟

古今事實

事文類聚別集

復九世讐

齊襄公嘗平周紀侯僭之襄公將復讐于紀遠祖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雖百代可也

吞炭報讐

豫讓事智伯甚見尊寵趙襄子滅智伯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欲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則豫讓襄子曰義人也釋之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頃之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是必豫讓也襄子數之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子不為報仇反臣於智伯今何報讐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土遇我我故國土報之今日臣固伏誅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仇之意雖死不

恨襄子大義之持衣與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可以下報智伯遂伏劍自殺

報東門役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隱五

不忘讐

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三年乃報越定十四

嘗膽報仇

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于坐臥即仰膽飲食必嘗膽也史記越王念欲復怨夏則握火寒則抱冰吳越春秋卧薪嘗膽以

車之及身別集
雪夫椒之耻坡文

鞭尸報讐

楚平王有太子名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讒太子建及伍奢王怒太子建奔吳楚殺奢及其子伍尚次子伍員奔吳及闔廬立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遂至郢楚昭王出奔子胥即伍員也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尸鞭之三百申包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子固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無天道之極乎

報朋足仇

龐涓自以能不及孫臏以法斷臏一足涓為魏將軍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涓倍

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弓俱發魏軍大亂龐涓自到曰遂成堅子之名

報亡讐讐

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執張儀急掠數百下不服釋之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且盜若城

為韓報仇

張良其先韓人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東遊至博浪沙中與客狙擊秦皇

誤中副車秦皇怒求賊甚急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殺子玉而喜以下係快札

城濮之役晉師三日殺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存

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因獸猶闕况國相乎及楚

殺子玉得臣也公喜而後可知也宣十二

被誅人喜

王甫父子應時截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其後父母之讐耳

火炷燃臍

呂布刺董卓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

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守尸吏為火炷置臍中燃之光明達曙

如是積日漢獻紀

人啖其肉

來俊臣棄市時人無不快俊臣仇家爭啖俊臣之肉斯須而盡

抉眼剥面披腹出心騰踏成泥士民皆相賀于路曰今夕眠者

始貼席矣唐武紀

罷官相賀

吐突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上罷承璀中尉降為軍器使中

外相賀

以襪塞口見襪門

貶官人賀

貶皇甫鎛為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唐穆紀

古今文集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德壽堂辛

雜著

復讐議

韓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復仇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仇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仇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特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

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不得復仇也此百姓之相仇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仇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亦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父仇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

之則經無失其旨矣

戊午讜議序

朱元晦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死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如之也。以爲不如是。則以無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爲臣子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爲之必報其仇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寢苦枕干。不與共天下也。而爲之說曰。復仇者可盡五世。則又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非若庶民五世

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一帝比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仇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爲姦謀之所前却。而聖志益堅。至于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日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報。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數輩起而和之。請議不容。詬罵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

冥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于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仇。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爲檜游談者慕其徒。一雄倡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仇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爲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爲仇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曰。此處土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

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未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爲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於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昧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人倫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人心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一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

入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頹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不復能斬伐鎖鑰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耻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壞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強之勢也今南北再離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仇者固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世間不勝憤嘆因讀魏元履所以叙次戊午讜議為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殃之自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槩梗如此以發明元履也為叙次之意并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當國者儻有取與則猶足以裨廟謨之萬一而非區區之所敢望也

論豫讓真義士見豪俠門 胡明仲 別集卷之三十一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三十二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人事部

報怨 不修舊怨 不忘舊怨

羣書要語 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表記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西漢地理志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憲問報怨過直真當也詩句希怨猶逢怒多容竟性強柳怨句寫餘恨坡德怨聊相贖

古今事實

范睢報賈

魏相魏齊答擊范雎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范雎得出遂相
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死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
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
之而驚之曰范叔固無恙乎曰臣為入庸賃須賈哀之留與坐
飲食乃取其一締袍賜之因問秦相張君雎曰主人翁願為君
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
相府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
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賈乃肉袒膝行因門下入謝
罪范雎曰汝罪有三所以得無死者以締袍戀戀有故人之意
故釋公入言之昭王罷歸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
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會

之又曰范雎眦雎之怨必報本傳

封羹頡侯

漢高祖怨在嫂之轅釜封其子為羹頡侯楚元王傳

假公報私

晁錯為御史大夫使更按袁盎受吳王財物言吳楚不反抵罪
及吳楚果反錯欲治盎盎恐夜見賈與為言吳所以反願至上
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
吳楚三國復其故地上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召錯斬東
市

斬醉尉

漢李廣以將軍擊匈奴坐亡失多與故穎陰侯屏居藍田南山

中射獵嘗從一騎出從入田間飲還至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
日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廣宿亭下居無
何武帝召廣為右北平郡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
謝罪上報曰報忿除害朕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廼免
冠徒既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以臨右北平
盛使秩又甚便イ

富貴快意

樂布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入也富貴
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常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

與諸君絕

元朔中徐偃言齊王有淫泆之行上拜偃為齊相至齊徧召昆

弟賓客散五百金子之數曰吾始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
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我
之門乃使人告王與姊奸事動王王自殺上大怒以為偃劫其
主令自殺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
葬焉上聞以車為長者本傳

馬援報隗

馬援上書曰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而
不能為人患臣所耻也願詣行在所陳滅隗囂計

外寬內忌

晉何曾位太宰性華侈都官從事劉享嘗奏曾以銅鈎蔽劔車
坐牛蹄角受曾辟享為祿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

晉書何曾傳

遂應辟曾因小事加享杖罰外實內忌如此

言輕召怨

許攸恃功驕慢嘗於眾坐呼曹操小字曰某甲卿非我不得冀
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後竟殺之漢獻紀周顛曰今
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王導甚銜之顛為王敦所害傳

孫秀報怨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
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曠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不免岳又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為小
後收石崇及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鄉
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歸潘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

同所歸乃成其讖世說

發摘郡事

王右軍素輕藍田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由於
會稽丁襲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屢言出吊連日不果後詣
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嫌隙大構後藍田
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請朝廷求分會稽為
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密使從事數其在郡
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積憤致絕

報富吏

蔡沈瑀為餘姚令始至富吏皆鮮衣美服自別瑀怒悉令着芒
屨布衣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鞭撻瑀微時嘗至餘姚屬危

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一

器為畜吏所辱故報之

不平宿憾

張延賞與李晟有夙憾及俱入朝韓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於帝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以示和解因為子求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之解儒者難犯外睦而内含怒今未許婚豈未忘也本傳

含怒欲殺

杜甫嘗醉登嚴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街之一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劔鈞于簾上左右白其母救得止本傳

合謀報怨

楊炎子吏部侍郎劉晏為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逮

坐貶及炎執政街宿怒將為載執仇遂罷晏貶忠州刺史炎必欲傳其罪知庾準與晏素憾乃擢為荆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薦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詔中人賜晏死天下以為冤

多修舊怨

李吉甫為相多修舊怨唐憲紀通鑑薛逢與劉瑒相善瑒詞藝不逮逢每侮之後瑒作相逢為郎官有薦薛逢知制誥者瑒以故事給舍須歷郡縣出逢為巴州刺史又見同年門

小怨必報

李訓鄭注平生絲髮恩怨無不報者唐文宗紀

恩怨皆報

桑維翰拜相故人韓魚通謁公默不語魚退曰桑公吾故人今
 見之有不可犯之色翌日告別公曰吾奏子姓名授子學士俄
 有二吏持箱中有黃誥及袍笏之類公置酒開懷曰朱炳秀才
 安乎頃最相愛為吾召來一如魚禮他日又曰羌帖秀才何在
 最相鄙薄君子不念舊惡為吾作書召之當與一官帖至忽有
 吏數人執帖云羌帖謀反罪當處斬帖大叫曰韓魚召我來受
 害我何罪乃斬之魚乃告疾還鄉一日公坐小軒見帖來曰相
 公生殺在已帖昔日同場屋開相諧謔乃戲笑耳相公何報之
 深也吾上訴於天帝矣公曰吾為子飯僧誦佛書可乎帖曰得
 君之命而已公不久果死青瑣

見幾避怨

竇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
 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
 國勲臣公忠直亮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酒引滿
 語其故曰我必不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
 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出鎮
 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勳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
 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因史報怨

富鄭公與韓公議不合富恨之至不弔魏公喪富公守某州魯
 直為尉父不之任在路遽延富有所聞大怒及到遂不與交代
 後幕幹勸之方肯及魯直在史館修韓魏公傳使入問富魯直

韓喪否知其不自遂以此事送下案中造成案底後人雖修去喪事而有案底竟不可去魯直也可謂乖但魏公年年却使人去鄭公家上壽恁地便是富不如韓較寬朱子語錄

不念舊惡以下係不報舊怨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廉藺交驩見同列和門

竊灌楚瓜見瓜門

不報獄吏

漢韓安國為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幾漢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

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寇賈交驩見同列和門

不恤私怨

趙清獻為御史力攻陳恭公范文正公范蜀公知諫院獨救之清獻遂併劾蜀公蜀公宰相懷其私恩蜀公復論御史以陰事誣久是妄加入以死罪請下詔斬之以示天下熙寧初蜀公與時論不合求致仕或欲遂譴之清獻不從或曰彼不當欲斬公者耶清獻曰吾方論國事何暇恤私怨方蜀公辯恭公時世固不以為過至清獻之言聞者尤歎服云石林燕語

不念前辱

孫文懿公眉州人少時家貧欲典田赴試京師自經縣判狀尉

李昭言戲之云似君人物來試京師有幾文懿以弟三登第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其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榮州得束修之物持歸為一村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部川絹網至見公愧懼公慰藉之贈黃金一兩其盛德如此聞見錄

不怨臺劾

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為轉運判官文潞公謂曰仁宗朝先參政為臺諫以言某謫官某亦罷相判潭州未幾某復召還相位某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某言起參政通判潭州尋至太用與某同執政相知為深聞見錄

不忘舊怨

陳希亮字公弼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東坡初擢制科簽書判官事吏呼蘇賢良公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謁入不得見故東坡客次假寐詩云雖無性命憂且復忍斯須後九日獨不預府宴登真興寺閣詩云憶弟恨如雲不散望鄉心似雨難開其不堪如此又詩案云任鳳翔府僉判為中元節不過府廳罰銅八斤亦公弼按也坡作齋醮禱祈諸神文公弼必塗墨改定數徃及至為公弼作凌虛臺記曰東則秦穆公祈年橐泉南則漢武帝長楊五柞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計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數世之後欲求其髮鬢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

荆棘丘墟壙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不足待於久長而況於
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
公弼覽之笑曰吾視蘇明允猶子也某猶孫子也平日不以辭
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俱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耶
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詩話
恨不見知 見不見知門

古今文集

雜著

作詩快怨

劉禹錫柳子厚與武元衡素不計二人之賤元衡為相時也禹
錫為靖共佳人怨以悼元衡之死其實快之子厚古東門行亦

然朱語錄

陰報

善報 惡報
冥數

羣書要語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辭一年種之以

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來之以德史記

詩句側聽飛中使重榮萃德門杜從公樂萬壽餘慶及兒孫韓

古今事實

斷蛇獲報 見蛇門

活千人必封

前漢王公羽孺傳活千人其子孫必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
興乎

于公高門

于定國父于公為縣獄吏于公所決皆不恨其間門壞父老方
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間門令容駟馬高蓋重我治獄多陰
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

其後必興

鄧禹嘗歎曰吾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

陰德獨知

隋李士謙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仁心所感羣犬生子交共
相乳或謂士謙子多陰德答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
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還寶帶護報

白中令應舉屢不第詣胡蘆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安上門見
一婦人以新紫帕封在闌中女奴力勸置于門闌車馬駢集婦
人女奴相失怕在闌旁公為守衛至日晏其主竟不至忽婦人
號泣曰夫犯刑憲有能救護惟欲寶帶今辰遺失夫不免極刑
矣公以帶還之其人泣謝而去明日再見胡蘆生曰秀才近有
陰德來年及第位極入臣芝田錄

還玉帶獲報見相門

義漿獲報見玉門

啣珠報德見雀門

其後必昌

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嘗鏹鉅萬城中居

人多舍客也。每大雨則載瓦以行，問有屋漏則補之。若客舍自為之屋，亦為繕治。又隆冬苦寒，蠲舍紙，盈月屯田。君晚得一子，即侍郎公紆也。登進士第，官至祠曹侍郎，有五子。長曰彌中，登第至朝奉大夫次，郎侍讀公毅夫。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孫皆任以官，不繇選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蓋不誣矣。塵史

殺降無後 以下係惡報

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廼將軍所以不得侯也。本傳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矣哉。李廣之不侯，史氏以為殺已降。余謂非特此而已，其殺霸陵尉，亦不甚哉。廣自抵陰譴，豈正不侯而已耶？至陵身臣

虜庭而李氏夷滅其報豈不顯哉 塵史

客舍之報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夫，為法之敝一至此哉。

僦屋之報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童子厚，又以為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不二年，童子厚謫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其報如此。

當食萬羊 見羊門以下係具數

預知死日

見死門垂岸遺象注

預知科名

金陵有僧嗜酒佯狂時言人禍福人謂之風和尚陳瑩中應舉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即應之曰無時可得瑩中復謂之曰我決不可得耶又應如初明年時彥御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二方悟其言無時可得之說筆談

預知大魁

柳道者泉州人遇異僧授以要旨能預言未兆或戲之曰今歲狀元何姓答曰不黑不白非朱非綠復問曰亦知其名字乃舉衣裾以示人後數日捷音至乃黃裳也遜齋閑覽

朱衣點頭

見校文門

出門應讖

鄉人危叙應舉探省榜出門數步逢泥濘老嫗指示秀才可低處過危即從之看榜窠末有名是歲果及第青箱雜記

洛陽牡丹

見牡丹門

成壞前定

至和二年成都人費孝先遊青城詣老人村壞其竹林孝先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書云此床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成壞有故子何償焉括異志

古今文集

雜著

陰德論

李德裕

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
吾多陰禍也至曾孫何國絕班生者陳平之言以為世戒理當
然矣而丙丞相纔及子顯顯為關內侯至孫昌乃絕國絕二十
二歲復續而張湯杜周子孫世有冷名皆在顯位其故何哉丙
丞相於漢宣之德可謂至矣晉荀息以忠貞之故不負獻公程
嬰以託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以繼之以死終不食言丙丞相於
史皇孫微君臣之分無親戚之情而保養曾孫仁心惻隱置於
間焯給以私財介然拒天子之使因是全四海之命又有漢霍
光決定大策既而顯微卿之美削士伍之辭其深厚不伐古所
未有夏侯勝以為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是宜篤生賢
人世濟其美古所謂有後者良謂是矣馬在傳爵邑而已哉張

杜有後豈用法雖深而治者或能去天下之惡除生人之害所
以然也

三槐堂銘

蘇子瞻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
二者將安取中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
久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息
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
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
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于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
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
人。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

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其子魏國文王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萬物於入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與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器。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

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輩。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	魏公之業	與槐俱萌	封植之勤
必世乃成	既相真宗	四方砥平	歸視其家
槐陰滿庭	吾儕小人	朝不及夕	相時射利
皇卹厥德	庶幾僥倖	不種而獲	不有君子
其何能國	三城之東	晉公所廬	鬱鬱三槐
惟德之猗	嗚呼休哉		

張佛子傳

王拱辰

予少之時。聞都下有張佛子者。惜其未之見也。又慮好事者之偏辭也。逮予之職御史。得問下。給事張亨者。始未之奇。明年於

直舍廼聞其徒相與語始知事乃張佛子之子予因詰其詳於
 亨亨遂書其本末聞而驚且歎曰是其後必昌乎輒以亨之言
 紀其實以垂鑒將來張佛子名慶京師人也以淳化元年生
 三歲而父母俱亡亦無伯仲昆季遂養於外戚趙氏洎長日襲
 姓趙氏亦未知自明趙氏之鄰有郭榮者世為右軍巡院吏趙
 氏因以慶屬焉郭氏告老慶遂補郭氏之闕實祥符三年也慶
 之司獄常以矜慎自持好繫獄應囚具必親沐至暑月尤數每
 戒其徒曰人之麗干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為職若不知恤
 則罪者何所赴想耶飲食湯藥卧具必加精潔常為其徒侮之
 曰若區區為此乃欲要福乎慶亦莫之顧也好看法華經每有
 重囚就戮則為之齋素誦佛一月乃止囚有無辜者輒私釋之

放其去乃祝之曰若無辜我願以身贖若也坐罪後遇恩赦旋
 亦自免其囚獄有訛鞠者慶以至誠疏畫條令美言以喻之故
 不訊考而疑獄常決獄官往往屬意焉其妻袁氏年四十八景
 祐五年京師疫袁氏染疾而斃已三日矣向未殮也忽然而坐
 不語眾觀以為更生瑜時遍體流汗遂甦因告其家屬曰我始
 行一所穢汚所聚不覺身之在其間乃啟念欲得一清涼處忽
 見一白衣端嚴修長謂袁氏曰汝不當在此何為而來急去急
 去汝夫陰功甚多子孫當有興者汝今尚未有嗣胡為來此言
 未終白衣人乃以手提袁氏之足拋出穢汚遂乃復甦袁氏自
 念常事白衣觀音精虔必其感應自是里巷人相與言曰信乎
 趙佛子廼獲陰報也其後族人因告慶曰爾本張姓也乃述其

始未因歸其姓張焉。慶年八十一。一夕無病而卒。袁氏更生之。明年生子。乃亨。亨生三日。有一道士者。丐於慶之門。慶因延入。不復詢其誰。何。既坐。謂慶曰。若本無嗣。今乃聞嬰兒聲。非若子乎。慶曰。今四十九歲。止有二女。三日前偶得一子。道者曰。信乎。陰功未易量也。爾必積累善事。非一朝一夕。聽嬰兒聲。不獨爾之有嗣。又喜子孫有文學者。相繼而出也。爾善保之。飯訖乃去。慶止生。是男。既長。記名於門下。後省。予以亨。乃得其實。於是知慶之後必大。皇祐六年。以宣徽出守太原。因用門下給使恩例。乃以亨之年勞。正諸朝廷。補授亨以三班借職。今亨乃生六子。戒之曰。當今讀書無怠。乃誠旋顧爾考之餘。汗當有所授矣。至和元年六月。太原王洪辰撰。

書張佛子傳後

虞策

元祐末年。予罷給事中。蒙恩除龍圖閣待制。出守青社。有張洪者。因余校閱後圃。出宣徽所撰佛子文。予因詰洪曰。張佛子非爾族乎。洪曰。乃祖父也。曰。爾考非亨乎。洪曰。然。元祐二年。以左藏庫副使。終於家。所謂六子者。爾預之乎。曰。洪其長也。又詰其季。曰。鐸。曰。鐸。曰。鐸。三弟也。於元豐五年。同登黃裳榜。曰。鐸。曰。鐸。並預薦開封。然後信宣徽王公為知人。崇寧元年。予自高陽請闕。明年試戶部侍郎。辟洪為檢計文字官。是歲。洪之子公裕。公庠。亦同登於霍端友榜。京師士大夫。無不稱傳為盛事。信乎。天之祐善人也。如影響之速。今洪又出宣徽所撰文。求予為後傳。因勉從其善。應之實。以成前事之美。云。張佛子。今贈左司禦率

府帥袁氏贈原德太君乃亨之贈也崇寧二年錢塘虞策書

論商鞅客舍之報

以千倍惡報

少頽

孟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自古用嚴刑以毒民者未有不反於已然亦未有如鞅之速也鞅之出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嗚呼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商君以舍人無驗者困秦民卒以自困非特是也始也刑太子之傅公子虔終也公子虔告商君欲反始也與公子卬會盟而終也伏甲以襲之及其終也出奔亡魏魏人以襲公子卬之故扼而不納反送以歸秦遂遭車裂之禍卽是以觀孟子之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豈不信哉

論二世為將

胡明仲

或謂李陵乃廣孫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也曾不知呂望秉旌仗鉞其子繼掌虎賁開封營丘傳數十世太公兵法至于今用之是何歟

論張湯宜無後

胡明仲

世疑張湯文深意忌用法嚴酷不當有後而其子孫蕃衍盛大則又為之說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湯宜無後者也愚謂不然人之為善與惡天未必逐逐然而禍福之也堯之子丹朱為何惡而致之瞽之子舜為何善而來之然堯舜之後不絕者數百年蓋堯之德盛非朱所能逃黃帝之德遠非瞽所能遏也上無以報引乎其前下無以承翼乎其後苟有寸功薄善遽已責報於天曰吾宜壽宜貴宜有子孫也至於憎嫉小人見其罪惡

又以爲天必譴怒曰是宜天宜貧道無餘類也小遠緩不應則
 拍天爲高遠茫乎善惡之報是皆以偏心淺智妄量天道而不
 知善祥惡殃必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雨暘之消息不可誣
 也故人亦自修而已矣不必爲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爲善不必
 爲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爲惡斯人也其天之所祐歟何也天
 者公也非有所親疎而取舍之者也必爲明有賞幽有福然後
 不爲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不祚歟何也天者理也非有所利害
 而去就之也管見

柳勝傳

柳勝字平之郊金鄉升平里人也濫得一官藉以武斷鄉曲姓
 鳩毒而鼠貪苟可攫財雖親族比鄰亦反眼不相顧其所居鄉

素產書籍流布天下無問宦族儒家皆喜書板以資生理鄉有
 兩市相距僅一舍隔往來貿易惟人之便其印書傭工則有私
 約非納錢于衆不許輒以傭售此乃小民欲擅衣食之源其習
 俗亦從古然矣勝視書市可爲龍斷以罔其利不憚身爲市駟
 攘取鬻書之權一聽於已則下令曰此市之書不許鬻於彼市
 違者罰錢若干其印書傭工不許以私約限違者亦罰錢若干
 行之未久適有征商其官殷述慶字去貧瑞芝鄉鄉雲里人也
 貪酷之聲素著刻剝鄉隣正與勝等始至交象勝往謁之一見
 首告以取財之法述慶大喜自此同惡相濟互爲表裏勝挾私
 以行科罰述慶假公以施敲朴鄉人嚴憚而心不以爲便仍以
 書籍越境售之勝乃嗾鄉之惡少巡邏搜捕如犯私釐遭罰者

不知其幾傭工則各使納價於官而不理私約以此得銀甚豐
每遇休澣勝與述慶設燕對飲細計所得鴻溝以分雖書板之
家惡其貧鄙不欲與競而諸傭工不堪其害怨讟之聲籍籍于
道於是群聚焚香而訴于廟之神通晝夜禮阿育王塔以詛以
呪者餘二百人未半載勝果以暴死死之日七竅流血如注不
數日述慶亦以惡疾殂會無與主喪者吏遣人馳計報其家比
其反則尸虫出戶臭溢街巷過者掩鼻於時眾傭工相與鼓樂
歌舞于市以幸一貧之死雖古之然膺襪口有不足以喻其快
也然尤有一異事勝家有老僕病忽與一黑犬同日而死越一
宿僕大皆復甦僕良久蹶然起坐徧體汗流且告人曰吾適登
一所若世之官府兵衛森列有王者戴平天冠衣猩紅袍廟坐

殿上吏卒傳呼甚嚴階下有數夜叉鬼押一罪人至皆囚首械
繫每囚各有惡蛇六纏繞其身而嚙之鬚鬣能認其一乃吾主
人翁其一即征官也吾見之不覺戰懼須臾引問二囚皆若隱
諱不實者後令綱拷捶撻痛楚之聲至不忍聞又勅左右取呪
詛者書來示一囚又取帖子一查則是記吾為主人翁領錢數
而黑犬則常隨吾往領錢以歸者以此為証一囚乃伏辯殿上
若有呼者云柳勝殷述慶再押入地獄不以赦原永不輪迴
之數恍惚間夜叉鬼推吾及犬皆墮河水中及開目則此身乃
在卧榻上而黑犬亦嗚嗚然若有所訴者是後書帛復通融買
易如舊而傭工私約亦竟不可破云

壽禮先生贊曰始吾讀書至般人厥口詛呪特以為然豈言之辭

讀春秋至會盟之事特以為要約之信耳殆至叔未氏有寃不能自伸者則質諸神而呪詛焉凶禍之報其應如響呼亦異矣余昔以貧故嘗効穆伯長所為亦為鄉貧穉取錢一萬二千余素懦既性不喜訟且不暇呪詛又不能效昔人之報怨今觀柳勝之事適與余相類意者包藏禍心害人利己其必有寃報乎世之居鄉而不能如周處之去害居官而不能如吳隱之之取泉敢於嗜利無耻者其亦知所警哉

寃數有報論

係寃數

李德裕

宣尼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論無也欲入嚴三綱之道奉五常之教修天爵以致人爵不欲言富貴出於天命福祿由於寃數昔衛卜叶於沙丘為謚已久秦塞屬於臨洮名子不寢朝歌未

滅而周流升鳥矣白帝尚在而漢斷素蛇矣皆兆發於先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將來之數無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死于兵革可也死于女室可也唯不直以饜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而命偶時來盜有名器者謂禍福出於胸懷榮枯生于口吻沛然而安溘然而笑曾不知黃雀遊於茂林而披彈者在其後也余乙丑歲自荆楚保釐東周路出方城聞有隱者困於泥塗不知其所如也往謂方城長曰居守後二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余者必因天譴諸余者必自鬼謀雖抱至寃不以為恨也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涔山隱者請余曰君明年當

在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然須直少主余聞之愕眙洒然變色
隱者亦悔失言避席來去余徐問曰何爲而事少主對曰君與
少主已有累世緣業是以言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
宗緒緒不入禁苑及凡丞御史有闕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
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若亟請居外
代公者受患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
經入稔尋又杖鉞南燕秋暮有邑子王生引鄴郡道士纒升簾
階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爲西南節制孟冬望節前符節至矣
三者皆與言叶不差歲月自憲闈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
余執憲俄亦竄迹唯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者爲余言之豈禍
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秘莫得預聞自古銜冤歿世者多矣冥報

之事或有或無遂使好亂樂禍者以神道爲茫昧余嘗論之仁
人上香必達生知命如顏氏之子犯而不校釋門達摩了空喻
幻必不思報矣其下柔弱無心者力不能報所能報者乃中人
取悍強任氣如伯有灌夫之流亦在其臨歿之際方寸不撓魂
魄不散唯結念於此是以能報夫人之捨生也如薪盡火滅渣
然則無能爲矣達於理者使心不亂則精爽常在不生不滅自
可以超然出世升騰神明其次精多魄強則能爲厲冥報之事
或有或無理在此也

新編古今事文類別集卷之三十二終

海河堤無斷續其地
 有人歸來往往其地
 常無斷續其地
 斷不續其地
 海河堤無斷續其地
 有人歸來往往其地
 常無斷續其地
 斷不續其地
 海河堤無斷續其地
 有人歸來往往其地
 常無斷續其地
 斷不續其地

